

四庫全書

子部

#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六十三  
四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臨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錄監生臣趙希濬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六十三

珍寶部三

玉璧

珪璋

玉一

原雒書曰王者不藏金玉則紫玉見於深山服飾不逾  
祭服則玉英出 瑞應圖曰玉甕者聖人之應也不汲  
自盈王者飲食有節則出 禮含文嘉曰玉石得宜則  
太白常明 禮稽命徵曰王者得禮制則澤谷之中有

白玉焉 逸論語曰玉十謂之區

雙玉為鼓五鼓為區鼓音角

瑳玉

色鮮白也瑩玉色也瑛玉光也瓊赤玉也璿瑾瑜美玉

也璵

舞

三米玉也玲瓏瑱瑱

鎰

玉聲也璫玉佩也瑱

充耳也璫玉飾以水藻也

山海經曰珣二玉相合

音珣

角瑁琬夷蠻係耳玉也稷翼之山及鹿臺山其上多白

玉璣次之山多嬰垣之玉泰冒之山浴水出焉其中多

藻玉龍首之山若水出焉其中多美玉放臯之山明水

出焉其中多蒼玉平丘在三桑東爰有遺玉 十洲記

曰瀛洲有玉膏如酒名曰玉酒飲數升輒醉令人長生

京兆記曰藍田出美玉如藍故曰藍田 本草曰玉

其味甘生如白頭公服之延年 增財貨源流曰玉天

地之精也有山玄文者有水蒼文者有白如截肪赤如

雞冠黑如純漆者黃如蒸栗者 潛確類書曰玉亦出

中國魯玉璠璣楚玉曰琕曰珩卞和之玉得於荆山其

偶然耳惟出于閩國者為多 又曰玉有五色白黃碧

俱貴白色如酥者最貴餐色油然及有雪花者皆次之

黃貴色如栗者謂之甘黃焦黃者次之碧色青如藍黑者為上或有細黑星及色澹者次之亦有赤玉紅如雞冠最貴而世少見綠玉深綠色者為佳澹者次之甘青玉其色澹青而帶黃菜玉非青非綠色如菜葉最下墨玉價亦不高 又曰赤玉曰璫門曰瓊瓊又為瑩澈之

義紫玉曰玼

此妻慈三音

赤白半曰瑱

軟然二音

碧玉曰璫

盧元

玉曰玳

衣

黑玉曰璫

皆鞋二音

黑玉可作鏡曰玖

原周易

說卦曰乾為金為玉 增又鼎卦曰上九鼎玉鉉 原

毛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增又曰維玉及瑤鞞鞞

容刀 原尚書曰惟辟玉食 增又曰大玉夷玉天球

在東序 原禮記曰笏天子以球玉 又曰執玉爵者

不揮 又曰受珠玉者以掬 又曰玉不琢不成器人

不學不知道 又曰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

而賤珉何也為玉之寡而珉之多耶子曰昔君子比德

于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而栗知也 縝緻也栗堅貌

韞廉而不剝義也 剝傷也 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

以長其終詘然樂也

越揚也詘止貌也詘音屈

瑕不掩瑜瑜不掩瑕

忠也

瑕玉中病也瑜其中間美也

孚尹旁達信也

孚讀為浮尹讀如竹箭之筠浮筠謂

玉米色也米色旁達有隱翳似信

氣若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

珪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

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增又玉藻曰古之君子必佩

玉右徵角左宮羽又曰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于

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

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



士佩璫玟而緼組綬 原左傳曰初虞叔有玉虞公求

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

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 增又曰吳申叔儀乞糧

于公孫有山氏曰佩玉藻兮子無所繫之 原爾雅曰

西方之美者霍山之珠玉焉 又曰璆美玉也治玉謂

之琢亦謂之雕

雕治  
璞也

周官曰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

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珪禮東方以赤璋

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 增又天官下

曰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共王之

服玉佩玉珠玉齋則共食玉

玉是陽精之純者食之可禦水寒

原大

戴禮曰玉在山而木潤川生珠而岸不枯珠者陰中之陽也故勝水玉者陽中之陰也故勝木 禮斗威儀曰

君乘金而王則玉見于深山 孝經援神契曰神靈滋

液則有玉英

英華也

山海經曰峯

音密

山之上丹水出焉

中多玉膏其源沸沸湯湯黃帝是食玉膏所出五色乃清五味乃馨黃帝乃取崑山之玉榮而投鍾山之陽瑾

瑜之玉堅栗精密濁澤而有光五色發作以和柔剛天

地鬼神是食是饗君子服之以禦不祥 增逸論語曰

璠璵魯之寶玉也孔子曰美哉璠璵遠而望之煥若也

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孚勝 原穆天子傳

曰披圖視典用觀天子寶器玉果

石似美玉可謂玉果

璿珠燭銀

黃金之膏

金膏猶玉膏皆有精洵也

又曰天子北征東還乃循黑

水至于羣玉之山四徹中繩

皆正也

先王之所謂策府

戰國策曰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

寶者天下名器獨不足以厚國家乎 又曰蘇秦謂楚

王曰楚國食貴于玉薪貴於桂 漢武故事曰上起神

屋前庭植玉樹以珊瑚為枝碧玉為葉華子青赤以珠

玉為之空其中如小鈴鎗鎗有聲 續漢書曰三老五

更玉杖 魏略曰大秦國出五色玉 文士傳曰劉楨

嘗預魏文帝坐見甄后不伏武帝大怒收付作部使磨

石武帝嘗輦至尚方觀作者見楨楨磨石不仰帝問曰

石何如楨因得喻已自理跪對曰石出自荆山外有五

色之章內含和氏之珍磨之不加瑩雕之不加文稟氣  
堅貞受茲自然顧其理枉屈紆繞猶不得申武帝顧左  
右大笑赦楨復署吏增北史隋王邵上表云政道得  
則陰物變為陽物自六年以來遠近山石多變為玉石  
為陰玉為陽唐書曰太宗嘗謂魏徵曰玉雖有美質  
在于石間不值良工琢磨與瓦礫不別若遇良工即為  
萬代之寶朕雖無美質為公所切磋勞公約朕以仁義  
弘朕以道德使朕功業至此公亦足為良匠耳又五

行志曰上元二年楚州獻寶玉十三一曰玄黃天符形如笏長八寸有孔云辟兵疫二曰玉雞毛文悉備白玉也三曰穀璧亦白玉也粟粒自然無雕鐫迹四曰西王母白環二枚五曰碧色寶圓而有光六曰如意寶珠大如雞卵七曰紅韎鞬大如巨栗八曰琅玕珠一枚九曰玉琬形如玉環四分缺一十曰玉印大如半手理如鹿陷入印中十一曰皇后採桑鉤如箸屈其末十二曰雷公石斧無孔凡十三寘之日中白氣連天 大金國志

曰承安三年春國主幸蓬萊院陳玉器及諸玩好視其  
款識多宣和物惻然動色宸妃進曰作者未必用用者  
未必作宣和作此以為陛下用耳管子曰夫玉之所  
以貴者九德出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堅而  
不蹙義也廉而不劓行也鮮而不垢潔也折而不撓勇  
也瑕適皆見精也茂華光澤並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  
其音清搏徹遠純而不殺辭也是以人主貴之藏以為  
寶剖以為符瑞 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 原尹文

子曰魏田父有耕於野者得玉徑尺不知其玉也以告鄰人鄰人詐之曰此怪石也畜之弗利其家田父雖疑猶錄以歸置于廡下其玉明照一室大怖遽而棄之于遠野鄰人取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賀曰大王得天下之寶臣所未嘗見王問其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賜獻玉者千金長食上大夫祿又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為璞周人懷璞問鄭賈曰欲買璞乎



鄭曰欲之出其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 鬼谷子曰

鄭人之取玉也必載司南之車為其不惑也 增尸子

曰王者色不如雪澤不如雨潤不如膏光不如燭 原

呂氏春秋曰人不愛昆山之玉江漢之珠而愛已之蒼

壁小璣有之利故也

蒼壁石多玉少也珠之不圓者璣皆喻不好也而愛之者有之為已

用得其利故也

淮南子曰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

圖陽也珠

陰中之陽也方陰也玉陽中之陰皆以其類生也

又曰崑崙山中有層城九

重上有珠樹玉樹

又曰琬琰之玉在污泥之中雖廉

者不釋 又曰譬若鍾山崑崙之玉炊爐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得天地之精也 又曰白玉不雕美珠不文質有餘也 春秋繁露曰公侯贊用玉玉潤而不污至清潔也故君子比之于玉玉有瑕穢必見於外故君子不隱所短 韓詩外傳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輝 桓寬鹽鐵論曰崑山之傍以玉璞抵烏鵲 增桓譚新論曰雒陽季幼賓有小玉檢謁衛者史子伯素好玉器見

而竒之使予報以三萬錢主也余驚駭云我若于路見  
此千錢亦不市也故知之與不知相去甚遠 論衡曰  
玉變為石珠變為礫毀謗使然也採玉者破石拔玉選  
士者棄惡取善 抱朴子曰玉脂生玉之山膏流出萬  
年以上則凝而成之鮮明如水精以無心草木和之須  
臾成水服之一升得千歲 矯世論曰白玉之肖牙者  
惟離婁能察之 原廣志曰白玉美者可以照面出交  
州青玉出倭國赤玉出夫餘瑜山玄玉水蒼玉皆佩用

王逸正部論曰或問玉符曰赤如雞冠黃如蒸栗白如猪肪黑如純漆玉之符也 蔡邕琴操曰卞和者楚

野民得玉獻懷王懷王使樂正子占之言石王以為欺謾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獻之平王又以為欺斬其一足平王死子立為荆王和復欲獻之恐復見害乃抱其玉而哭晝夜不止涕盡續之以血荆王遣問之于是和隨使獻王王使剖之中果有玉乃封和為陵陽侯卞和辭不就而去作退怨之歌曰悠悠沂水經荆

山精氣鬱浹谷巖中中有神寶灼明明穴山采玉難為  
功於乎獻之楚先王遇王閭昧信讒言斷絕兩足離余  
身俯仰嗟歎心摧傷紫之亂朱粉墨同空山歔歔涕龍  
鍾天鑒孔明竟以彰沂水滂沛流于汶進寶得刑體離  
分斷者不續豈不怨 白澤圖曰玉之精名曰委然如  
美女衣青衣見之以桃戈刺之而呼其名則可得也夜  
行見女戴燭入石石中有玉也 增杜陽雜編唐順宗  
時西域有進美玉者二一圓一方徑各五寸光彩可鑑

毛髮時伊祈元解方坐于上前熟視之曰此一龍玉此一虎玉圓者龍也生于水中為龍所寶若投之水必有虹霓出焉方者虎也生于巖谷為虎所寶若以虎毛拂之即紫光迸逸而百獸懾伏上異其言 孔帖曰于闐其南千三百里曰玉州山多玉者也其河源所出至于闐分為三東曰白玉河西曰綠玉河又西曰烏玉河三河皆有玉而色異每歲秋水涸國王撈玉于河然後國人撈玉 宋程榮三柳軒雜識曰曾見玉麒麟符如今香

囊白玉為質石碾麒麟又有片玉長可八寸濶三兩指如刀有把名扶衣古帝王既御袍帶以此抹腰無摺縐又片玉甚薄上銳下濶多壓舌殉葬含玉也又塊玉如筍名代指進講時以點顯經籍漢遺物 續文獻通考

曰至元十一年穆爾瑪哈穆特阿里二人言費里沙淘玉之戶舊有三百經亂散亡存者止七十戶其力不充而費里沙之地旁近有民戶六十同淘于是免其差徭與淘戶等所淘之玉立水站遞至京師 明水軒日記曰

玉石產大石窩至京城一百四十里折方估價營繕司主之

玉二

原列仙傳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玉 尚書大傳曰堯致舜天下贈以苕華之玉 紀年曰桀伐玕山玕山莊王女于桀二女曰琬曰琰桀受二女無子斲其名于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也 周書曰武王俘商得寶玉萬四千佩有八萬 尚書中候曰武王至磻溪呂



尚鈞王趨稱曰望公七年今見光景荅曰望鈞得玉璜

刺曰姬受命呂佐檢

檢相也

增帝王世紀曰周武王伐

殷為天子登臺見玉王曰誰之玉或曰諸侯之玉王不

取反歸之天下聞之曰王廉於財矣原十洲記曰周

穆王時西胡獻玉杯是百玉之精月明夜以杯照于庭

中比明旦而水滿于杯中汁甘而香美斯靈器也列

子曰周穆王征西戎西戎獻昆吾之劍赤刃切玉如切

泥神仙傳曰沈羲為仙人所迎見老君以金按玉盤

賜之 孔叢子曰秦王得西戎利刀割玉如割木 漢

書曰宣帝幸河東鳳凰集得玉寶乃起萬壽宮 續漢

書曰袁逢為三老賜玉杖 魏書曰文帝甄皇后光和

中生每寢寐家中髣髴見有人持玉衣覆其上者常共

怪之 胡琮別傳曰吳時掘地得銅匣以琉璃為蓋布

雲母于其上開之得白玉如意大帝以問琮對曰秦始

皇以金陵有天子氣處處埋寶物以當王土之氣此抑

是乎 搜神記曰陽公雍伯雒陽人性篤孝父母亡葬

于無終山遂家焉山高無水公汲作義漿于坂頭行者  
皆飲之三年有一人就飲以一斗石子與之云玉當生  
其中又語云後當以得婦言畢不見乃種其石數歲時  
時往視見石子生玉北平徐氏女甚有行人多求不許  
公乃試求焉徐氏笑以為狂乃戲云得白璧一雙來當  
為婚公至所種石中得五雙以聘徐氏遂以女妻之天  
子異之拜為大夫于種玉處四角作大石柱各一丈中  
夾一頃地名曰玉田 異苑曰晉東瀛王騰字元邁鎮

鄴遊常山時天大雪平地數尺營門前方數丈融液不積掘得玉馬高尺餘又曰弘農楊子陽聞土中有聲掘得玉狔長可尺許屋棟間仍自漏秣米如此三年晝夜不息米墜既止忽有一青蛇長數尺住在梁上每落糞輒成碎銀子陽獲銀米遂為富兒鍛銀作器貨賣倍售餘家市者隨以破滅涼州記曰呂纂咸寧二年有盜發張駿陵得白玉尊玉簫玉笛增世說曰長沙王徙封常山至國穿井入地四丈得白玉方三四尺後

魏書曰崔挺為光州刺史掖縣有人年逾九十板輿造

州自稱少曾充使林邑得一美玉方尺四寸甚有光彩

藏之海島六十歲欣逢明政今願奉之挺曰吾雖德謝

古人未能以玉為寶遣船隨取光潤果然迄不肯受乃

表送都 又曰李預羨古人食玉法乃採訪藍田得若

環璧雜器形者大小百餘頗有麤黑者亦挾盛以還至

而觀之皆光潤可玩乃椎七十枚為屑服之餘多惠人

北史曰于謹平江陵獲大玉徑四尺圍七尺及諸輿

輦法物以獻 明皇雜錄曰天后嘗召諸皇孫坐于殿上觀其嬉戲因出西國所貢玉環釧盃盤列于前後縱令爭取以觀其志莫不奔競厚有所獲獨上端坐略不為動后大奇之撫其背曰此兒當為太平天子因命取玉龍子以賜玉龍子太宗于晉陽宮得之文德皇后常置之衣箱中及大帝再誕之三日以后以珠絡衣襦并玉龍子賜焉其後常藏內府雖其廣不數寸而溫潤精巧非人間所有及上即位每京師憊雨必虔誠祈禱將有

霖靈逼而視之若奮麟角 孔帖曰武宗會昌九年夫

餘國貢火玉三斗色赤長半寸上尖下圓光照十數步  
積之可以焚鼎寘之室內則不復挾纊 又曰唐修行

楊相公每朝弄一小玉婆羅門子高數寸瑩澈精巧可  
愛云是于闐王內庫之物 又曰唐莊宗時回鶻王仁

美遣使來貢玉馬 宋劉跂暇日記仁宗諭曰奉宸庫

有外國所貢玉一塊廣尺厚半尺此希世之物可作一

寶因命梁適撰文名曰鎮國神寶 金史大定二十六

年皇曾孫生宴于慶和殿賜曾孫玉山子兔兒垂頭一副章宗進玉雙駝鎮紙玉琵琶撥玉鳳鈎骨觀等物世宗御酒歡歌一夜方罷元史蒙克薩勒傳從憲宗征烏魯斯阿拉欽察諸部常身先諸將及以所俘寶玉頒諸將則退然一無所取憲宗由是益重之續文獻通考曰元丞相巴延嘗至于闐國鑿井得一玉佛高三四尺色如截肪照之皆見筋骨脈絡即貢上方又有白玉一段高六尺濶五尺長十七步以重不可致又曰明



建文在儲宮時嘗夢神人致上帝命授以重寶及元年  
使者還自西方得青玉于雪山踰二尺質理溫栗 又  
曰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雲南布政鮑道明獻瑤石一  
萬五千八百顆

玉三

原抵鵲

棲鳥

上詳前一 劉楨清慮賦曰結東阿之  
扶桑接西雷乎燭龍上青腹之山蹈琳

珉之塗玉樹翠  
葉上棲金鳥

神寶

帝瑞

上詳前一 禮舍文嘉  
曰龍馬金玉帝王之瑞

應

飾鵠杖

名鷺釵

續漢書曰仲秋之月郡道皆案  
行比人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

杖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九尺端以鳩為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也郭子橫洞冥記曰元鼎

元年起招靈閣有一神女留一玉釵以與帝帝以賜趙婕妤好至昭帝元鳳中宮人猶見此釵共謀欲碎之明視

釵匣惟見白鷺直升天後宮人作玉釵因名玉鷺釵六瑞三棘周禮曰以玉

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墨子曰和氏之璧夜光之珠三棘六異

此諸侯之良寶也垂棘孚尹張揖廣雅曰昭華白珩璇璜

曰孚尹旁達信也詳前五一荆璆魯寶劉琨詩曰握中有懸璧乃荆山璆下詳前

一白虹青氣禮記曰氣如白虹天也司馬彪續漢書曰桓帝時光祿吏舍壁下夜有

青氣視之得玉錢玳玳鉤長七寸二分瓊華瑤璫詩毛

曰尚之以瓊華乎而劉楨清慮賦曰錯華玉以茨屋駢雄黃以為墀紛以瑤藍糝以玉夷

五德

三采

五經通義曰玉有五德溫潤而澤有似于智銳而不害有似于仁抑而不撓有似于義有瑕于

內必見于外有似于信垂之如墜有似于禮逸論語曰玉如瑩也璵三采玉也

昌城藍

長洲英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云昌城玉蓋夜山火玉又長洲一名青丘仙草靈藥甘液玉英靡所不

有

龍輔

鴻輝

玉名也左傳公使公衍獻龍輔于齊侯文選曰碎結綠之鴻輝殘懸黎

之夜

碎斗

得璜

史記亞夫撞碎漢王所獻玉斗呂尚魚腹中得玉璜

截

肪

點漆

白如截肪黑如點漆

山輝

木潤

文選曰石韞玉而下詳前一

必佩

不趨

上詳前一執玉不趨敬重也

滅瘢

磨玷

王莽就國南陽

守選掾孔休守新都相休候莽疾瘕莽遺休玉休不受  
莽曰君面有瘕美玉可以滅瘕休猶不受莽曰君嫌其

價耶遂推碎自裏進  
休休乃受

下詳圭

子罕辭

虞叔獻

上詳寶  
下詳前一

連城

希世

連城之寶  
希世之寶

比德

潛光

詩言念君子溫  
其如玉有女如

玉其人如玉  
抱朴子曰  
荆山之玉潛光荆石之中

為牀

化石

西京雜記漢  
成趙昭儀寢

昭陽殿玉為牀象  
牙為簾  
下詳圭

吾寶

上幣

美玉吾寶傳曰是  
吾寶也  
下詳珠

瑾瑜

琬琰

瑾瑜匿瑕  
下詳前二

磨礱

追琢

繅藉

被褐

覲禮以繅藉玉注以韋衣木廣袤  
以玉大小為元色  
被褐懷玉

增赤烏

紫衣

錄異

傳曰酈浪者安樂人行到松滋縣九田山見一鳥形如  
雉而色正赤集山巖石上鳴聲如吹笙浪即射中之鳥

仍入石穴中浪遂鑿石得一赤玉狀如鳥形又曰江巖常到吳採藥及富春縣清泉山南遇見一美女衣紫

獨踞石而歌聲有碣石之音巖往未及數十步輒失女惟見所踞石耳如此數日乃擊破石遂從石中得一紫

玉廣長一尺  
瓜墜  
草垂  
抱朴子吳時發廣陵大塚後不復見女  
兵人共舉死人以倚壁有

一玉長尺形似冬瓜從人懷中頽然墜地  
地鏡圖曰二月中草木先下垂者下有美玉  
九德

十穀  
上詳一  
左傳晉侯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使醫衍  
酖衛侯寧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納玉於

王與晉侯皆十穀  
填金  
投石  
唐書曰高宗朝封禪公許之乃釋衛侯  
太嶽造玉冊三枚皆

以金編每牒長一尺二寸廣一寸二分厚三分刻玉填  
金為字  
西域記于閼國玉池每以端午日自王公而

下至庶人皆往取之每取  
投泥  
塗墨  
後魏書穆弼有風格善自  
一圓玉以一圓石投之

位置高祖初定氏族欲以弼為國子助教弼辭曰先臣以來蒙恩累世比校徒流實用慙屈高祖曰朕欲勵胄子故屈卿先之白玉投泥豈能相污弼曰既遇明時敢自沈於泥滓又曰孝昌中于廣平王第掘得古玉印數名祖瑩等辨為何世之物瑩云此是于闐國王晉泰康中所獻乃以墨塗字觀之果如瑩言

龍鈕

翠嬰

趙書曰劉聰徙治平陽于汾水中得白玉高四寸二分龍鈕文曰有新保之歸田錄歐陽修

家有一玉嬰形制甚古且精巧始得之梅聖俞以為碧玉在潁州時常以示寮屬坐有兵馬鈴轄鄧保吉者真宗朝老內臣也識之曰此寶玉也謂之翡翠寶物皆藏宜聖庫有翡翠環一隻所以識也其後偶以金環于嬰腹信手磨之金屑紛紛而落如硯中磨墨始知翡翠之能屑金也

堯擲

湯俘

山堂肆考

曰昔堯為君有人獻玉于堯堯見而輕之使人棄擲于山曰無所用也書後序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

暖俘厥寶玉

延喜

辟邪

山堂肆考禹授啟以延喜之玉孔帖肅宗賜李輔國玉辟邪

二長尺五寸工巧殆非人間所有其玉之香可聞數百步雖鑱于金函鐵櫃終不能掩其氣或以衣裙誤拂則

芬馥經年縱澣濯數四亦不消歇

圓龍

方虎

並詳前一

櫨葉

瓊枝

異聞集李章武與王倡往來倡死後李經所居見王倡來與同寢將曙取一物紺碧似玉而冷狀如櫨葉贈李

曰此西岳玉京夫人所遺靺鞨寶也景苑詳注曰瓊枝玉也佩夜光與瓊珠

文鱗

瓊藥

又曰玢璵文鱗玉之文理也又曰瓊瑞玉英也屑瓊藥以朝飧上山採瓊藥

碧琳

赤瑕

又曰碧琳玉也又曰赤瑕赤色玉也

如意

儲精

杜陽雜編同昌公主下降寶貨之異

有如意玉杜甫三大禮賦璧玉儲精以稠疊

琤珣

瓊瑤

廣雅琤楚玉也瑤六寸光自照

珣齊玉也璵晉玉也

詩報之以瓊瑤

珣珙琅玕

淮南子東方之美者有璵母閭之珣

玕珙焉璵母閭山名珣玕珙玉也

又曰西北方之美者有崑崙之球琳琅玕焉潛確類書曰孔安國郭璞皆

以為石之似珠者按符瑞圖玉之有光者

夜光

鼉采

拾遺記炎帝時石璘之玉號曰夜光

以暗投水浮而不滅古曰鼉采者美玉每旦有白虹之氣光采上出故曰鼉

上林賦鼉采琬琰和氏出焉師

采也

枝斯

珣珙

穆天子傳天子登縣圃得玉策枝斯之美戰國策云珣珙類玉

桃盞

鳳鈎

元史巴延傳取宋而還詔百官郊迎以勞之平章阿哈瑪特先百官半舍道謁巴延解

所服玉鈎條遺之且曰宋寶玉固多吾實無所取勿以此為薄也阿哈瑪特謂其輕已思中傷之乃誣以平宋時

取其玉桃盞帝命按之無驗遂釋之復其任阿哈瑪特既死有獻此盞者帝愕然曰幾陷我忠良下金世宗事



詳前

楚州獻

石國得

上詳前一

孔帖唐高仙芝討石國獲寶玉甚衆

視月而得

映日以觀

又曰西域于闐國有玉河國人夜視月盛處必得美玉

梁四

公記扶桑國使使貢日玉大如鏡方圓尺餘明澈如琉璃映日以觀則見日中宮殿皦然分明

玉四

原掌

周禮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美惡與其數量楬而壘之

玉

燭

爾雅曰四時謂之玉燭

韞匱

韞匱而藏諸

毀櫝

龜玉毀于櫝中

天地

之精

淮南子

禁

景帝詔吏發民若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賊二千石有聽者同坐

玉堂

漢堂名

玉箸

王昭君之淚如玉箸

玉尊

玉琬

魏鍾繇字元常

得之而難言密使臨淄侯因人  
說之繇送太子報繇書云云

玉山

嵇康其醉也如  
玉山之將頽

荆山之片

却詵自謂荆  
山之片玉

增白頭公

續搜神記曰樂  
安高位其孫雅

之在廡中云有神來降自稱白頭  
公拄杖光輝照人白頭公白玉也

紅玉環

杜陽雜編  
唐元載紫

龍髯拂刺紅  
玉以為環鈕

軟玉鞭

又曰天寶中興國獻軟玉鞭屈  
之則首尾相就舒之則勁直如

繩

玉精梳

西陽雜俎馬常侍常寶一玉精梳夏蠅不  
近盛水經月不腐不耗或目痛含之立愈

求玉于闐

孔帖德宗即位遣內給事朱如玉之安西  
求玉於于闐得圭一珂珮五環一帶勝三

百簪四十奩三十釧十杵三瑟瑟百斤并他寶等  
及還詐言假道回紇為所奪久之事洩流死恩州

獻

玉千斤

又曰于闐國遣都督劉再昇  
獻玉千斤及玉印降魔杵等

玉棊子

夷堅志  
唐宣宗

朝有十二玉  
棊子上有十二時  
字用盆

堅剛溫潤

唐劉

禹錫論清越而瑕不自揜潔白而物莫能汚內堅剛而外溫潤有似乎君子者玉乎故用乎諸侯

珉

中玉表

孔帖唐賈耽等贊以大節責之蓋珉中而玉表歟

玉既無煙又且無

氣

元史祭祀志平章瑪魯等議南郊祀事其續具議云一曰禮神玉今後大祀禮神之玉時出而用無得燔

瘞蓋燔者取其氣之臭聞玉既無煙又且無氣但當奠于神座既卒事則收藏也

### 玉五

原詩晉司馬彪詩曰玉出閭風側珠生南海濱奕奕不

周阪蘇桂揚其芬

增宋鮑照見賣玉器者詩曰涇渭

不可雜珉玉當早分子實舊楚客蒙俗謬前聞安知理  
孚米豈識質明溫我方歷上國從洛入函轅揚光十貴  
室馳譽四豪門奇聲振朝邑高價服鄉邨寧能與爾曹  
瑜瑕少辨論 唐李嶠詠玉詩曰映日先過魏連城欲  
向秦洛陽陪勝友燕趙類佳人方水晴虹媚常山瑞馬  
新徒為卞和識不遇楚王珍 陳子昂觀玉篇曰鴟夷  
雙白玉此玉有淄磷懸之千金價舉世莫知真丹青非  
異色輕重有殊倫勿信玉工言徒悲荆國人 韋應物

采玉行曰官府徵白丁言采藍谿玉絕嶺夜無家深榛  
雨中宿獨婦餉糧還哀哀舍南哭錢起片玉篇曰至

寶未為代所竒韞靈示璞荆山陲獨使虹光天子識不  
將清韻世人知世人所貴惟燕石美玉對之成瓦礫空  
山埋照凡幾年古色蒼痕宛自然重溪幕幕暗雲樹一  
片熒熒光石泉美人之鑒明且澈玉指提攜歎奇絕試  
勞香袖拂莓苔不覺清心皎冰雪連城美價幸逢時命  
代良工豈見遺試作珪璋禮天地何如璫璫在階墀

葉季良賦得琢玉成器曰片玉寄幽石紛綸當代名荆  
人獻始遇良匠琢初成冰映寒光動虹開晚色明雅容  
看更澈餘響叩彌清自與瓊瑤比方隨掌握榮因知君  
有用高價佇連城 潘存實賦得玉聲如樂曰表質自  
堅貞因人一叩鳴靜將金並響妙與樂同聲杳杳疑風  
送泠泠似曲成韻含湘瑟切音帶舜弦清不獨藏虹氣  
猶能暢物情后夔如為聽從此振琮琤 南巨川賦得  
沽美玉曰抱玉將何適良工正在斯有瑕寧自掩匪石

幸君知雕琢磨成器縑磷志不移飾尊光宴賞入佩奉  
威儀象德曾留譽如虹竊可奇終希逢善價還得桂林  
枝 羅立言賦得沽美玉曰誰憐被褐士懷玉正求沽  
成器終期達逢時豈見誣寶同珠照乘價重劍論都浮  
彩朝虹滿懸光月影孤幾年淪瓦礫今日出泥塗采斲  
資良匠無令瑕掩瑜 陳中師賦得瑕瑜不相掩曰出  
石溫然玉瑕瑜素在中妍媸因異彩音韻信殊風讓美  
心方並求疵意本同光華開縝密清潤仰磨礧秀質非

攘善貞姿肯廢忠今來儻成器分別在良工 武翊黃  
賦得瑕瑜不相掩曰抱璞應難辨妍媸本自融貞姿偏  
特達微玷遇磨礪涇渭流終異瑕瑜自不同半曾光透  
石未掩氣如虹縝密誠為智包藏豈謂忠佇看分美惡  
今得值良工 裴次元賦得亞父碎玉斗曰雄謀竟不  
沒寶玉將何愛脩爾霜刃揮颯然春冰碎飛光動旗幟  
散響驚環佩霜濃繡帳前星流錦筵內圖王業已失為  
虜言空悔獨有青史中英風冠千載 何儒亮賦得亞



父碎玉斗曰嬴氏昔解網楚王有遺躅破關既定秦碎  
首聞獻玉貞姿應刃散清響因風續匪循切泥功將明  
懷辭辱莫量漢祖德空受項君勗事去見前心千秋渭  
水綠 元趙孟頫哀鮮于伯幾詩曰最後得玉鉤瑯琢  
螭盤屈握手傳玩餘歡喜見顏色

原賦晉傅咸玉賦曰易稱乾為玉玉之美與天合德其  
在玉藻仲尼論之備矣非復鄙文所可稱述萬物資生  
玉稟其精體乾之剛配天之清故能珍嘉在昔寶用罔

極夫豈君子之是比蓋乃王度之所式其為美也若此  
當其潛光荆野抱璞未理衆視之以為石獨見知於卞  
子曠千載以遐棄倏一旦而見齒為有國之偉寶禮神  
祇於明祀豈連城之足云嘉遭遇乎知己知己之不可  
遇譬河清之難俟既已若此惟亦泣血而刖趾 增唐  
獨孤申叔服蒼玉賦曰太史告立春之期天子迎東郊  
于時瑟若生芻之色肅乎出藍之姿縈垂組而溫潤澤  
矣繫衝牙而左右流之焜玄冕曜黃屋微白虹之皎潔

對蒼龍以照燭 沈逵山玄玉賦曰韞櫝稱珍連城表

質爰制衝牙之用以戒趨馳之失匪取乎截肪自資乎  
純漆響既清越理惟縝密色溫合乎緇衣韻鏘鳴乎玉  
律配元侯而禮盛奉上公而儀備豈比璫玦彰庶士之  
殊不同水蒼表大夫之異 仲之元玉賦曰太元分儀  
洪纖是質瓊瑤琬琰之殊號結綠懸黎之衆述五色相  
宣千名競出振鶴羽以益鮮聳雞冠而增煥匪蒸栗之  
足侔何純漆之能亂乃堅以守正妙以通微洪爐不能

易其色厚地不能瘞其輝乍騰虹于白氣或見女以青  
衣山林孕之而含鬱川瀆育之而漣漪昭靈神之景命  
啟聖哲之昌期無終設漿而獲偶渭浦投釣而匡時復  
有逍遙人俗髣髴仙府泛醴流膏崇臺結宇飛華崑閬  
之岫結影蓬瀛之浦使人主齋戒班垂歎揚磨礱規矩  
華琬文章琢之為珪下辨君臣之節合之為璧上連日  
月之光既展禮于天地亦分榮于殿堂垂纓珮兮濟濟  
登鑾輅兮鏘鏘入管弦而流韻備尊俎而含芳 趙昂

攻玉賦曰直以為珽圓而作璧無枉纖毫皆知所適遇  
今晨之發彩冀入珪璋察往日之屈蒙期分玉石于是  
虹氣干白雞冠與赤執之以禮故有藉而見文受之必  
齊非許城而不易 白行簡石韞玉賦曰積苔文而外  
翳涵冰形而內融煥乎有文既自抱其堅白敦兮在璞  
將有俟于磨礱棄他山之下未得輝乎滿堂泛渭水之  
中誰復知其盈尺混清潤以潛穎託層崖而委積愛而  
不見雖類懷寶迷邦和而不同終辨我心匪石處于鑿

鑒則水折而方流依彼巖巖亦山輝而木潤 暢瓘良  
玉比君子賦曰珪以為瑞佩以比德上下有軌尊卑有  
翼既山水節其文亦玄蒼差其色四者爰備勞逸是主  
民也事也右叶于角徵君也物也左諧于宮羽反而規  
旋而矩其志不散其容斯取况居則設朝則結進退錡  
鳴抑揚罄折禮樂之儀著非僻之心絕是則維身允固  
惟玉不撤 張餘慶青玉案賦曰小大合度高卑有程  
厠彼華筵雲母之屏邊色麗置乎虛室琉璃之窓下寒

生玉貌宜臨丹心可瑩成其高而有足歷其遠而有脛  
甘寢之時虛色而空憐角枕閒居之處凝光而但對瑤  
琴是宜君子之好用資端操質美而微瑕莫容色淨而  
纖埃不到況能坦蕩而為物以俟依憑而寄傲伊錦繡  
之段誠可見投此瓊玖之珍是宜相報 敬括玉斗賦  
曰燕石既分楚圭未剝平準獻度良工就琢剡則為璋  
合而成鼓口應吐納柄隨把握特達垂名切磋有成炯  
光月皎洞徹冰清揣摩律度比較權衡法帝車之杓如

軒如輕校嘉量之趾不縮不盈爾以至公秉彜我以不  
貪為寶扣之則清越流響秘之則含弘守道是以在天  
成象在物可師立身而溫潤無匹應用而盈虛有時當  
為國器藏諸有司 王起被褐懷玉賦曰外不婁而不  
曳中如璧而如璋隨于人誰謂無脛映于體乍若凝肪  
自有同夫蘊石亦何虞乎越鄉宜乎琢磨是賴清貞勿  
改映胸襟而發光雜山水而騰米成器而服之無斲開  
衽而沾諸有待可以價奪衆珍名高四海 杜顏白環



賦曰玉華溫潤玉理精堅英光于以旁達肉好一以虛

圓晶晶霜皎田田月懸分清輝于綺殿失皓質於瓊筵  
賞三朝之盛禮恒五玉而來覲彼昭華之珍兮焉徃延  
喜之珪兮誰錫亦所謂歸有虞之理功告大禹之成績  
原贊晉庾肅之玉贊曰圓璧月鏡璆琳星羅結秀藍田  
蘊真荆和玄圭特達瑜不掩瑕質鮮氣潤流映滂沱  
郭璞瑾瑜玉贊曰鍾山之寶爰有玉華光彩流映氣如  
虹霞君子是佩象德間邪

珪璋一

原說文曰玠大珪也琕大珪也長三尺杼上終葵首

易曰告公用圭 毛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

玷不可為也 增又曰顓顓卬卬如圭如璋 原尚書

禹貢曰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玄天色禹功聞于四海故堯錫玄圭以旌顯之

周禮曰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摺大圭執鎮圭繅藉

五采五就以朝日

繅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為中幹用韋衣而畫成一匝為一就也王朝日

者示有所尊訓民事君也鎮圭長尺有公執桓圭

二王之後

二寸謂安鎮四方以四鎮之山為琢飾

及王之上公雙植曰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圭長九寸 侯執信圭伯執躬圭

皆三采三就

皆象以人為琢飾義取其慎行以保身圭皆長七寸信音申

子執穀璧

男執蒲璧

穀所以養人蒲為席所以安人不執圭者未成國也 繅皆二采再就

安養于人二圭或以穀或蒲文為琢飾璧皆徑五寸 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

謂于

中央為璧圭著四面一玉俱成邸本也圭本著于璧圭末四出故也

圭璧以祀日月星辰

青璧禮東方穀圭天子以聘女

穀等也其聘女則以納徵 琬圭以治

德結好琰圭以易行除慝

有鋒鏑并征伐誅討之象

土珪以致四時

日月

以度景致日月長五寸

瑑珪以頒聘牙璋以起軍治兵

若今以銅

虎符發兵

增又曰玉人之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

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

故書或云五寸杜子春云當為

七謂之躬圭伯守之

注命圭王所命之圭也朝覲執焉居則守之疏策命諸侯之時非直

加之以車服以圭授之為瑞信

又典瑞曰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

客

注璋有邸而射取殺于四望鄭司農云射剡而出也

又玉人曰璋邸射素功

以祀山川以致稍餼

注素功無琿飾也

原禮記曰諸侯以龜

為寶以圭為瑞家不寶龜不藏圭又曰禮有以素為

貴者大圭不琢

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

又曰大夫執圭而使所

以申信也 爾雅曰珪大尺二寸謂之珪 論語曰執

圭鞠躬如也如不勝 山海經曰隃山之神祠之白圭

增漢書文帝紀十四年春詔曰朕獲執圭幣以事上

帝宗廟

云云

其廣增珪幣

郊祀志曰圭幣以差加之

唐禮志曰凡祭

祀之節質明皇帝服大裘而冕至中壝門外搢大圭執

鎮圭皇帝執大圭迎三老 又曰納皇后執事者奉穀

圭以匱 宋志元豐三年五月詳定所言郊廟之禮有

鎮圭無大圭于禮為缺詔議大圭尺度 墨子曰申徒

狄曰周之靈珪出于土石楚之明月出于蚌蜃 白虎

通曰珪以為信而見何也珪者銳上象物始生見于上

也信莫著于見故以見萬物之始莫不自潔珪之為言

潔也上銳陽也下方陰也 又曰東方為圭之制上小

下大狀如梨鋒 原楚詞曰接徑千里出若雲

言楚國境界任

路交接萬千餘里中有隱士慕已來出集聚若雲也

三珪重侯

三珪伯公侯

聽類神察

篤友隱孤寡存

言三圭也君但不知賢愚之類亦察知篤疾早夭孤寡賑贍之

增唐

六典曰殿中監凡大祭祀進大圭執鎮圭 玉海曰宋

乾德元年十一月十三日齋崇元殿服通天冠絳紗袍  
執鎮圭垂玉輅由明德門朝饗太廟十六日奉袞冕執  
圭合祭天地 又曰至道元年八月二十五日戊戌詔  
以九月冊皇太子有司言禮天子執鎮圭公執植圭無  
太子執圭之文請定制太子服遠遊冠朱明衣執植圭  
以受冊朝會謁廟亦如之詔可 又曰紹興十四年正  
月戊寅內出鎮圭付國子監以奉文宣王先是有司請  
以珉石上曰崇奉先聖豈可用假玉詔以真玉圭降出

又曰皇祐二年六月五日禮院言明堂行禮分祀九

宮貴神用兩圭有邸凡九玉制以珉

玉隨幣色依九宮  
一白二黑三綠四

碧五黃六白七  
赤八白九紫

續文獻通考曰金皇統九年十月禮

部下太常書鎮圭式樣大禮使據三禮圖以進用之

又大定十一年太常寺言按禮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

首天子服之自西魏隋唐以來大圭長三尺一寸與鎮

圭同蓋鎮圭以鎮天下四鎮山為飾今其圭已依古惟

無大圭今御府有故宋白圭玉圓無上綢及終葵首自



西魏以來所制玉笏皆長尺有二寸方而不折雖非先王之法蓋後世玉難得隨宜故也擬合以御府所藏行禮就用太子所執桓圭長九寸廣三寸厚半寸用白玉若屋之桓楹為二稜太子入朝起居及與宴則朝服紫袍玉帶雙魚袋執以桓圭 又曰元鎮圭制以玉長一尺二寸有袋副之 又曰明皇帝服袞冕用圭長一尺二寸皮弁同東宮服袞冕用圭長九寸五分皮弁同親王服袞冕用圭長九寸二分五釐皮弁同世子服袞冕

用圭長九寸皮弁同郡王圭同世子郡王以下俱不得用圭

珪璋二

增遯甲開山圖禹游東海得玉珪碧色長一尺二寸圓如日月以自照目達幽冥 史記正義孔文詳云宋末會稽修禹廟于土中得五等圭璧百餘枚形與周禮同皆短小此禹會諸侯以禮山神 原穆天子傳曰天子賓于西王母

如人蓬髮戴勝善獻

乃執白圭以見西王母 左傳

曰鄭駟帶伐伯有伯有死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八月  
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珪質于河已已復  
歸 又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津人得諸河上陰

不佞以溫人南侵

不佞敬王大夫以溫人助敬王南侵子朝

拘得玉者取其

玉賣之則為石王定而獻之

古今注章帝建初七年

玉珪出弘農華陰

增孔帖唐德宗即位遣內給事朱

如玉之安西求玉於于闐得圭一

玉海宋建隆初于

闐王李聖文遣使貢玉圭一盛以玉匣興國三年三月

沙州曹延祿貢玉圭 又曰祥符元年將封禪七月己未朔大食航主陀婆黎請以方物陪位太山十月戊申其國蕃官李麻初遣使貢玉圭長尺二寸自言五代祖得于西天竺長者傳曰謹守此候中國聖君行封禪禮即馳貢之 續文獻通考金初獲于宋者有元圭一白玉圭一十九 又曰元成宗元貞元年賜天師張與棣宗師張留孫真人張志僊等十三人玉珪各一

珪璋三

原昭度

藏禮

左傳昭其度也  
以藏禮物有其容

器

輯五瑞

班羣

后

輯斂也斂五等諸侯之珪璋而朝覲也  
班還也朝覲禮畢還瑞于諸侯

不琢

載弄

大圭不琢  
詩載弄之璋

有章 申信

傳享順有章卿為君使  
執珪璋也

下詳一

錫爾

瑟彼

詩曰錫爾介圭以作爾寶注周王錫申伯  
介圭以為瑞又曰瑟彼玉瓚瑟潔白貌

剪桐葉

為棖

成王剪桐葉為圭戲封唐叔周公  
曰天子無戲言遂命封之

楚靈

王剥珪為棖  
棖柄也

銳方之象以法陰陽

長短之

制以辨上下

上詳白虎通  
禮別貴賤之禮也

增赤如日

碧如月

遯甲開山圖禹開宛委山得赤  
珪如日碧珪如月一尺二寸

鳥含

介受

墨子曰  
赤鳥含

圭降周之岐曰天命周文王伐

殷儀禮聘禮曰上介受圭

赤

玉海曰政和二年宦者譚穆獻圭圭兩旁刺十二山上銳下方外黑內赤長尺有二寸

蘊五

德之符采 寫四鎮之峰巒

又曰圭以表特達之美鎮以示彈壓之強蘊五德之

符米寫四鎮之峯巒

珪璋四

原屏璧與珪

植璧秉珪

並書

特達之德

禮記曰珪璋特達德也特

達謂朝聘時特用珪璋不假餘幣也

奉璋戕戕

詩

增瑞玉

說文曰圭瑞玉也上

圓下方以封諸侯楚爵有執圭

特達珪璋之表

崔羣制韓愈文

指輝聯累

柳宗元文曰森然炳然若開羣玉之府指輝聯累珪璋琛璜之狀

珪璋交映

孔帖

### 珪璋五

增賦唐元稹鎮圭賦曰想夫彤闕乍曉碧砌生寒當玉座而高居狀中峰之冠瑤岫透爐煙而迴出意秋月之壓雲端是以聖后矜持庶寮瞻重安八荒於術內故捧必當心握萬務於掌中故大不盈拱映冕旒則璿樞星綴間黼黻而瓊枝花擁豈獨使威儀可觀亦以明社稷有奉聖人制器靡不有類銳上以象天方下而法地備

采章以盡飾瑑崇高而定位夫衆色不可以雜施依方  
面之正者惟五羣山不可以咸寫選域中之大者有四  
自天有命非因梧葉而封唐提象握機故配土行而執  
鎮豈特傳歷代之瑞寶抑以彰受命之符信 蔣防鎮  
圭賦曰皓爾凝結溫如可觀其色正其容端乃直乃方  
象名山而守固不瑕不剝配王室以常安想夫始自良  
工成茲國器端乎掌握撫寧天地邦有六瑞而圭列其  
初國有三山而象包其四雲虹發色冰雪成姿岱華衡



恒之高自此而增峻琳琅琬琰之美自此而發奇所以  
朝九有接萬靈大禹成功垂芳於帝典吾君致理酌憲  
于國經張仲素信圭賦曰瑟彼信圭諸侯是執當大  
君之辨等與五玉而咸集皎以式孚堅如特立潔白其  
質纘密其文得儀形之是表敘羔雁以成群玷絕可磨  
不愧南容之復性惟特達每勞宣代之分楊諫珪璋  
特達賦曰稽上古之貴德考先賢之立言偉珪璋之挺  
異同君子之不諼是以先王之制斯器也不資於璠玕

而采之于璵璠欲使執之者比德佩之者克念自然威  
儀式序而有要有倫班秩以明而不濫不僭徒觀夫貂  
蟬魏綦以耀彩組綬輝映以生文使夫閱信義堅貞以  
守職感瑕瑜不掩以事君故能靖恭厥位克舉其勲豈  
不由珪璋與賢哲相成其業曠千古而流芬則聖哲之  
創物也誠有足而稱云

原贊晉郭璞珪贊曰玉作五瑞辯章有國君子鳴佩亦  
以表德永觀厥祭時惟文則

# 璧一

增說文曰璧瑞玉環也環大孔璧也璜半璧也 原爾

雅曰璧大六寸謂之瑱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  
肉好若一謂之環 增毛詩曰有斐君子如金如錫如

圭如璧 禮器曰束帛加璧尊德也 周禮曰子執穀

璧男執蒲璧以蒼璧禮天 史記褚先生曰諸侯王正

月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 漢書食貨志曰王侯宗

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 又外戚傳曰

昭陽舍璧帶往往為黃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  
原續漢書曰大秦國有夜光璧 增晉書載記曰燕

常山大樹自拔根下得璧七十三光色精奇有異常玉  
符瑞志曰宋大明元年五月戊寅江乘縣得玉璧徑  
五寸八分以獻四年二月乙巳徐州于汴水得白玉戟  
以獻南齊永明七年錢塘獲蒼玉璧一 老子曰雖有  
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原莊子曰孔子問子  
桑雩曰吾見逐于魯伐樹於宋親交益疎何也對曰子

獨不聞假之亡歟

假國名

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

彼以利合者迫窮相棄天屬者迫窮相收也 孫卿子

曰聘人以珪問士以璧 增子華子曰吾之宗君始有

蒲璧以朝 賈誼新書曰梁有疑獄乃問陶朱公朱公

曰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其徑相如其澤相如然

其價不相如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則側而視之其

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 原白虎通曰方中圓外曰璧

璧之為言積也內方象地外圓象天 抱朴子曰余聞

唐堯之為君也捐金于山虞舜之承禪也抵璧于谷

中興徵祥說曰王者不隱過則玉璧見 物理論曰語

云士非玉璧談者為價 增唐杜甫南郊賦云蒼璧黃

琮歸乎正色 玉海宋沈括曰今人得蒲璧刻文如蒲

花數時穀璧如粟粒 又曰祥符六年八月戊寅詔奠

獻大清宮用蒼璧 續文獻通考曰金郊祀昊天上帝

以蒼璧蒼幣 又曰元郊祀器物之等其目有八一曰

圭幣昊天上帝蒼璧一有縑籍青幣 又曰明上帝祭

用蒼壁配祖祭用蒼壁

壁二

原尚書中候曰堯沈璧于河 增帝王世紀堯刺璧為  
書東次于洛言當傳舜之意 淮南子曰禹不貴尺璧  
而重寸陰 原穆天子傳曰天子賓于西王母乃執玄  
璧以見之 增左傳曰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  
也 原又曰晉荀息請以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  
又曰初衛莊公自城上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

為呂姜鬣既出奔而入焉示之璧曰活我吾與汝璧已  
氏曰殺汝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 又曰秋楚子

圉許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許男面縛銜  
璧大夫縗經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  
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

祓除凶  
之禮也

又曰初楚恭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  
事于羣望而祈請神擇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遍以璧  
見于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乃埋璧于大室之



庭使五人齋而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平王弱抱  
而入再拜皆壓紐增又曰晉公子重耳之曹僖負羈  
餽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又曰秦伯納重耳及  
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于天下臣之罪  
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  
氏同心者有如水投其璧于河又曰秦伯以璧祈戰  
于河原呂氏春秋曰魯却成子聘于晉過衛右宰穀  
臣觴之陳樂而不樂乃送之以璧成子曰觴我以酒歡

我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送我以璧寄託之也衛其有亂乎背衛三十里聞甯殖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乃使人迎其妻子隔宅居之分祿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戰國策曰齊欲伐魏魏使謂淳于髡曰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髡入請說齊王曰魏齊之與國也伐之名醜而實危齊王乃止客謂齊王曰髡受魏璧馬王問髡曰先生有諸乎曰有之伐魏之事便魏雖刺髡于王何益若誠不便魏雖封臣于王何損百姓無被

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寶于王何傷 又曰張儀為秦破

從連橫說楚王楚王遣使車百乘獻夜光之璧 史記

曰張儀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儀掠笞不

服儀謂妻曰視吾舌存否妻曰存儀曰足矣 又曰虞

卿躡屩擔簠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 又曰

趙惠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王書曰願以

十五城請易璧王召見藺相如遂遣奉璧西入秦秦王

大喜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

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  
曰趙王齋戒五日使臣奉璧今大王見臣甚倨得璧傳  
之美人以為戲弄無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王必欲  
急臣臣頭與璧俱碎于柱矣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  
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使人從他道以璧還趙 烈士傳  
曰秦召魏公子無忌無忌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秦王  
大怒將朱亥著猛獸園中亥瞋目視之背裂血出濺猛  
獸猛獸終不敢動 韓詩外傳曰楚襄王遣使持金十

斤白璧百雙聘莊子以為相莊子固辭 抱朴子曰安

期生賣藥海邊始皇異之賜以金璧值數千萬安期生

去而置之于阜鄉亭以赤玉舄為報留書曰後千歲求

我于蓬萊山 漢書曰沛公見項羽鴻門步從間道走

還軍使張良留謝羽羽問沛公安在良曰間將軍有意

督過之脫身間至軍矣

脫身逃還其軍

故使臣獻璧羽受之

增又曰文帝賜尉佗書及衣佗因使獻白璧一雙 原

東觀漢記曰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辟朱暉為掾正月旦

將軍當奉璧賀故事少府給璧時陰就為少府吏甚驕慢求不可得暉遙見就主簿持璧謂曰我素聞璧未嘗見借觀之主簿授暉暉授令史主簿遽白就曰朱掾義士勿求之蒼罷朝謂暉曰掾自視孰與藺相如 玉海

宋紹興元年八月七日始命訪美玉為蒼璧黃琮辛未八日出蒼玉璞付文思院上喜見玉色曰祀天不當計費

璧三

原和難

周禮穀璧以和難以聘女

假道

詳前二

不鬻

禮記珪璧金璋不鬻于市

不貴

聖人不貴  
盈尺之璧

增祈戰

詳前

刺書

詳前

藉身

抱朴子景帝時戍將廣陵掘塚有  
人如生白髯三十杖以藉身也

開寶

河圖天靈曰  
秦王政以白

髯沈河有一黑頭公從河出謂政  
曰祖龍來天寶開中有玉牘也

投河

詳

捐谷

抱

子虞舜之承禪  
捐璧于谷中

浮渚

晉書載記曰石季龍起河橋于  
靈昌津採石為中濟石無大小

輒下隨汎用功五百餘萬而不成季龍遣  
致祭沈璧于河俄而所沈璧浮于渚上

斬蛟

博物志澹

臺滅明齋千金之璧渡河河伯欲之陽侯波起兩蛟夾  
船子羽左操璧右斬蛟皆死既渡投璧于河河伯躍而  
歸之子羽  
毀而去

壁四

增詩唐李白詩秦欺趙氏璧却入邯鄲宮本是楚家玉  
還來荆山中

增賦唐李為握中有玄璧賦曰璧為至寶握以藏輝與  
似月之色異俾如虹之氣微懿夫藏點點而獨青映纖  
纖而有象或微疑其手澤竟空勞于目想同錫玄之後  
不斲去身驗守墨而居則先指掌似乎中而隱影若居  
外以藩身攬之為盈手之玩出也為連城之珍圓而琢  
之而能全璞溫而執之何以不濯雖默默而沈潛每熒



熒乎把握 獨孤授藺相如全璧賦曰秦王方坐章臺

之中列萬乘之雄羣臣陪位使者趨風因發檢以求璧  
陳結觀而表衷浮光爛兮鏡吐潤色皎以冰空語未及  
于前約寶方傳于後宮果無有償城之意欲坐收獲璧  
之功藺君乃探物揣情沈機內萌譎指瑕以復取遂立  
言而未平攄壯心而激發抗英辯以縱橫怒髮竿指瞋  
目電驚且使辱命將焉用生請以臣之頭璧俱碎君之  
軒楹我合詭以全變彼示詐而望誠九賓之禮徒設間

道之使已行義必付于知己色無懼于就烹卒能成兩國之勝負駭千古之威名 白行簡澹臺滅明斬龍奪

璧賦曰原夫被褐而來槩舟以濟懷白璧為利涉佩青蛇而自衛光連曉日若明鏡之高懸影落深潭狀白虹之初霽孤棹纔移于渡口二龍歛見于波際將至寶因此可求謂匹夫于焉易制滅明乃挺利劍整扁舟驅天吳比陽侯白刃下耀于淵室紫氣上衝于斗牛左絕其脰右舂其喉既風恬而雨絕俄霧廓而煙收弭波瀾濟

江干持拱壁而歎息眄中流而回顧豈不以懷寶者為  
物所求恃力者為人所惡且龍實恃力人惟懷壁爾實  
我欺我非爾惜遂投之河而神罔敢受毀于岸而人莫  
敢有紛然電散謂齊后之碎連環驕爾星分同亞父之  
撞玉斗嗟乎仁必有勇信千古而不朽

原表魏曹植獻璧表曰臣聞玉不隱瑕臣不隱情伏知  
所進非和氏之璞萬國之幣璧為元貢 梁范雲謝示  
璧表曰非郊禋有日禮天之寶肯降學校且興圓水之

符已集絳玉玄珪未足云譬

原檄梁吳均檄江神責周穆王壁曰昔穆王南巡自郢  
徂閩遺我文壁僉曰此津貫緯百紀薦歷千春念茲文  
壁故問水濱江漢勗之自求多益反我名瑞躍此華壁  
則富有漢川世為江伯如有負穢心迷懷釁情戚藏玉  
泥中匿珪魚腹使公孫躡波而長吁子羽濟川而怒目  
飲飛舞劍而東臨菑丘躍馬而南逐打素蛤而為粉碎  
紫貝其如粥又有川人勇俊處乎閩濮水居百里泥行

萬宿右睨而河傾左咤而海覆乃把昆吾之銅純鉤之  
鐵被魚鱗之衣赴螺蚌之穴引澍東隅移焦北島使蓬  
萊之根鬱而生塵瀛洲之足淨而可埽按驪龍取其頷  
下之珠搗鯨魚拔其眼中之寶皇恩所被繁枯潤涸威  
之所加窮河絕漠願子三思反此明玉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  
卷三百六十三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六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六十四

珍寶部四

珠

貝

珊瑚

瑪瑙

瑠璃

車渠

珠一

增說文曰珠蚌之陰精也 原案周易川靈圖曰至德之盛五星如連珠 禮斗威儀曰其政平德至淵泉則江海出明珠 樊文淵七經義曰珠母者大珠在中小珠環之 後漢書曰珠蚌中陰精也玳瑁明珠色也璣

珠不圓也 常璩華陽國志曰廣陽縣山出青珠永昌郡博南縣有光珠穴出光珠珠有黃珠白珠青珠碧珠後魏書曰河鈎羌國出金珠 伏無忌古今注曰章

帝元和元年明珠出館陶大如李有光耀三年明珠出豫章江底大如雞子圍四寸八分 和帝永元五年鬱林降人得大珠圍五寸七分 山海經曰三珠樹生赤水其為樹如栢葉皆為珠 徐衷南方草木狀曰凡採珠常三月用五牲祈禱若祠祭有失則風攪海水或有



大魚在蚌左右白蚌珠長三寸半在漲海中其一寸五分有光色一旁小形似覆釜為第一璫珠凡三品其一寸三分雖有光色形不圓正為第二滑珠凡三品增潛確類書曰龍珠在鰓鮫珠在皮蛇珠在口鰲珠在足魚珠在眼蚌珠在腹然惟蚌珠為多餘則偶有之耳又蜘蛛亦有孕珠者又曰珠出廣東廉州珠池者四曰楊梅曰青鶯曰平江曰永安出雷州者一曰樂明實皆海而島嶼環回故稱池云續文獻通考元珠課在大

都者元貞元年聽民于楊村直沽口撈採命官買之在  
南京者至元十一年命穆齊特阿拉善等於松阿哩江  
阿都古江呼嚕古江採之在廣州者採於大步海他如鄂諾  
齊都爾罕都呼三河之珠至五年徙鳳格等戶撈採勝  
州延州等城之珠十三年命婁博克達等撈採 明  
曹昭格古要論曰南珠出南海蚌中南番者好廣西者  
易黃要身分圓及色白而精光者價高以大小粒數等  
分兩定價古云一圓二白又云一顆圓十顆錢北珠出

北海亦論大小分兩定價 原爾雅曰西方之美者有

霍山之多珠玉焉

霍山今在平陽永安縣東北

尚書曰淮夷蠙珠

暨魚

淮夷二水出蠙珠美魚

增周禮天官玉府曰若王合諸侯

則共珠盤玉敦 原大戴禮曰川生珠而岸不枯 山

海經曰開明北有珠樹文玉樹 增又曰數厯之山楚

水出焉其中多白珠 原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征舍於

珠澤珠澤之藪方三十里 戰國策曰張丑為質于燕

燕王欲殺之走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欲殺我者

人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我今已亡之矣而王不信  
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且殺子  
剗子之腹及子之腸矣吾要且死子之腸亦且寸絕矣  
境吏恐而放之 增史記曰明月之珠藏于蚌中蛟龍  
伏之 東觀漢記曰永建四年漢陽太守文鰲獻大珠  
詔曰海內頗有災異鰲不推忠誠而偷明珠之瑞以求  
媚今封珠却還 原魚豢魏略曰大秦國出明珠夜光  
珠真白珠夫餘出珠珠大如酸棗 魏志曰文帝問蘇

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運寸大珠可復  
求市益得否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即不  
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默然增蜀志曰秦宓  
奏記益州牧劉焉薦儒士任定祖曰甫欲剖蚌求珠今  
乃隋和炳然復何歎哉王隱晉書武帝詔曰御府內  
省珠玉玩好之物皆以賜王公也又陶璜表曰合浦  
郡土地境埆無田可農百姓惟以採珠為業商賈去來  
以珠貨米而吳時珠禁甚嚴慮百姓私散好珠禁絕來

去人以飢困又所調猥多限每不充今請上珠輸二次  
珠輸一麤者蠲除自十月訖二月非採珠之時聽商旅  
往來如舊並從之唐書曰貞觀四年林邑國獻火珠

五代志楚州獻如意寶珠大如雞子而圓正色極瑩

澈置之室中明如滿月五代史吐蕃婦人戴瑟瑟珠

珠之最好者一珠易一良馬

瑟瑟碧珠也

原晏子曰景公

為履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良玉之約其長尺冰月  
服之以聽朝晏子朝公迎之履重僅能舉足晏子曰古

者聖人制衣服冬輕而煖夏輕而清今金玉之履冰月服之是重寒也 莊子曰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

崙之山遺其玄珠使智索之而弗得使離朱索之而弗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又曰河上有家貧窮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淵得千金之珠父謂其子取石來鍛之曰夫珠必在驪龍頷下子得之必遭其睡也使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 增又曰夫唾大者如珠小者如霧 原呂氏

春秋曰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何也所用  
重所要輕也 韓子曰楚人賣珠于鄭為木蘭之櫝薰  
以桂椒綴以珠玉飾以玫瑰緝以翡翠鄭人買其櫝還  
其珠可謂善賣櫝不可謂善鬻珠也 又曰子胥出走  
邊侯得之子胥曰上求我也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  
之矣且曰子取之邊侯憂而釋之 淮南子曰明月之  
珠不能無類 又曰楚王亡其珠而林木為之殘宋王  
亡其珠于池中而魚為之殫 增任子曰丹淵之珠沈



于黃泥 鹽鐵論曰珠璣出桂林距漢千餘里 說苑

曰墨子謂滑釐曰今凶年有欲與子隋侯之珠者曰不得賣也以為飾又欲與子鍾粟者曰得珠不得粟不得珠得粟子將何擇滑釐曰粟可取也 論衡曰今審知

有富貴之命則幽居候之不須勞形求索也猶珠在山不求貴價于人人自貴之命富之人筋力自輕命貴之人才智自高 抱朴子曰識珍者必拾濁水之明珠賞氣者必採穢藪之芳蕙 原東方朔神異經曰西北荒

中有二金闕高百丈

一作相去百丈

上有明月珠徑三寸

一作二尺

光照千里

增蔡邕勸學曰明珠不瑩焉發其光寶玉

不琢不成珪璋

原搜神記曰南海之外有鮫人水居

如魚不廢緝績其人能泣珠

萬震南州異物志曰合

浦民善游採珠兒年十餘歲使教入水官禁民採珠巧

盜者蹲水底刮蚌得好珠吞而出

廣志曰莫難珠其

色黃生東夷有明珠稱夜光有大珠徑寸或圓二寸已

上出黃支

一作枝

有至圓珠置之平地終日不停有石珠

鑄石為之一名朝珠 裴氏廣州記曰鯨魚目即明月

珠故死不見有目精 增博物志曰五月五日取青蛉

頭土中埋皆成青珠 梁四公傳杰公語梁武帝曰如

意珠上者夜光照四十里中者十里下者一里光之所

及無風雨雷電水火刀兵諸毒厲驪珠九色上者夜光

百步中者十步下者一室光之所及無蛇虺蟲豸之毒

蟲珠七色而多赤其蟲六足二目目當其陷處有凹有

鐵鼻蚌珠五色皆有夜光及數尺無瑕者為上有瑕者

為下蚌蛛生於蚌腹與月盈虧蛇珠所致隋侯即其事也唐劉恂嶺表錄異曰廉州海水之中有洲島島上有大池謂之珠海每年刺史修貢自監珠戶入池采珠以充貢賦者舊傳曰太守貪珠即逃去孟嘗還珠之池皆生老蚌剖而取珠池在海上其底與海通又池水至深無可測也取小蚌肉貫之篋曝乾謂之珠母容桂人率如脯燒之以薦酒內有細珠如梁粟乃知珠池之蚌隨其大小悉胎中有珠矣杜陽雜編開元初蜀賓

國貢珠光明潔白可照一室視之則有仙人玉女雲鶴  
絳節之象動搖其中及代宗即位寶庫中往往有神光  
異氣 山堂肆考唐大厯中林邑獻雲珠五色又名誥  
多珠同菖蒲煮食可數日不飢又容州海渚亦產珠置  
官掌之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容州始貢珠百斤賜擔  
負者銀帶衣服 續文獻通考金大定九年罷東南路  
採珠 又曰元產珠之所大都南京羅羅碩達勒達廣州  
又曰世祖中統三十年回回獻大珠要價數萬上曰

珠何用當留是錢以賑貧遂却之 又曰至大四年近侍有言賈人獻美珠者帝曰吾服御雅不喜飾以珠璣生民膏血不可輕耗汝等當廣進賢才以恭儉愛人相規不可以奢靡蠹財相導言者慙而退 又曰明嘉靖中廣東進珍珠三千二百餘顆

珠二

原搜神記曰隋侯行見大蛇傷救而治之其後蛇銜珠以報之徑盈寸純白而夜光可以燭室故歷世稱焉

又曰吳王夫差女名紫玉死亡童子韓重至塚前哭祭  
之女乃見形將重入塚遺徑寸明珠 又曰有玄鶴為  
弋人所射窮而歸噲參參收養療治瘡愈而放之後鶴  
夜到門外參執燭視之鶴雌雄雙至各銜明珠以報參  
焉 王孫子曰昔衛靈公坐重華之臺侍女數百隨珠  
照日羅衣從風仲叔御入諫靈公下席再拜曰寡人過  
矣 呂氏春秋曰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王使人  
問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于是竭池而求之魚盡死焉

此言禍福之相及也 拾遺記曰燕昭王懷黑蚌之珠

當隆暑體自輕涼號曰招涼珠 三輔故事曰秦始皇

葬驪山起陵高五十丈下以水銀為泉以明月珠為日

月 列仙傳曰朱仲者會稽市販珠人漢高后時募市

三寸珠乃詣闕上之賜金五百魯元公主私以七白金

從求之仲獻四寸珠而去不知所之 三秦記曰昆明

池昔有人釣魚綸絕而去遂通夢於漢武帝求去鉤帝

明日戲于池見大魚銜索帝曰豈夢所見耶取而放之



間三日池邊得明珠一雙帝曰豈非魚之報耶 幽明  
錄曰漢武帝幸河渚聞弦歌之音俄而有老公及年少  
數人出皆長八尺九寸為帝奏樂飲酒老公顧命取洞  
穴之寶一人受命下沒川底得一大珠徑數寸明耀絕  
世上問東方朔曰河底有一穴深數百丈中有赤蚌  
生此珠焉 漢書曰武帝時使人入海市明月大珠至  
圍二寸已下 又曰昭帝上官太后被珠襦廢少帝為  
昌邑王 又曰董偃與母賣珠為業偃年十三隨母入

館陶公主家左右言其姣好召見曰吾為母養之因得  
幸 漢武故事曰帝起神屋堂以白珠為簾瑋瑁為樞  
東觀漢記曰顯宗時鍾離意為尚書交趾太守坐贓  
千金徵還伏法詔以資物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  
地而不拜賜上怪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于盜泉  
之水曾參迴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贓穢之寶誠  
不敢拜受帝嗟嘆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  
萬賜之 謝承後漢書曰孟嘗為合浦太守郡境舊採

珠以易米食先時二千石貪穢使民採珠積以自入珠忽徙去合浦無珠餓死者盈路孟嘗行化一年之間去珠復還 又曰汝南李敬為趙相奴于鼠穴中得繫珠瑠珉相連以問主簿對曰前相夫人昔亡三珠疑子婦竊之因去其婦敬乃送珠付前相相慙追還去婦 續漢書曰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梁冀以馬乘遺之從貸錢五千萬奮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乃告郡縣認奮母為其守藏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

考奮兄弟死於獄中悉沒貲財億七千餘萬 蜀志曰  
宗預使吳孫權泣別曰君每銜命結二國之好今孤衰  
老恐不復見遺預大珠一斛 幽明錄曰王敦召吳猛  
猛至江口入水中命船人並進船至大雷見猛行水上  
從東北還逆船弟子問其故猛云水神數興波浪賊害  
行旅暫過約敕以真珠一握為信 增拾遺記曰石季  
倫所愛婢數十人季倫嘗屑沈水香塵末布象牀上使  
所愛者踐之無迹則賜真珠百琲若有迹者即節其飲

食令體輕故閨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明

珠

琲貫之名也

唐書曰貞觀中桂州都督李弘節以清慎

聞身沒之後其家賣珠上聞之曰此人生時宰相言其清白今日既然舉者豈得無罪魏徵諫曰弘節為國立功前後大蒙賞賚居官終歿不言貪殘妻子賣珠未為有罪伏惟再思上撫掌曰造次不思遂有此語方知談不容易 事文類聚狄仁傑調汴州參軍閻立本異其才曰君可謂滄海遺珠矣 開元遺事張說為相有人

惠一珠紺色有光事有遺忘玩此珠便覺心神開悟名  
曰記事珠說秘而寶之 明皇雜錄明皇賜虢國照夜

璣蓋希世之寶也 馮纂記事珠曰于授幼時以綠真

珠勝為簾柙授讀書數真珠以記日輒一遍 杜陽雜

編唐順宗時拘彌國貢履水珠色黑類鐵大如雞卵其

上鱗皴其中有竅云持入江海中可行洪波之上上遂

命善浮者以五色絲貫之繫于左臂遣入龍池其人則

涉于波上如履平地潛入水中良久而出遍身略無沾

濕上竒之至長慶中嬪御試弄于海池遂化為黑龍入  
於池內俄而雲煙暴起不復追討 山堂肆考五代馬  
植為安南都護州部廢池珠玉復生 宋沈存中筆談  
熙寧中駐輦國使人入貢乞依本國撒殿詔從之使人  
以金盤貯珠跪捧于殿檻之間以金蓮花酌珠向御坐  
撒之謂之撒殿乃其國至敬之禮也朝退有司埽殿得  
珠十餘兩分賜 鳴道集宋慶厯中廣州有蕃商死珍  
珠沒官上命取禁中錢易之以賜張貴妃時禁中同輩

因此有于上前乞旨和買者京師珠價遂致騰踊上頗  
知之一日別殿賞牡丹妃嬪畢集貴妃最後至乃以前  
日珍珠為首飾以誇同輩上望見以袖掩面曰滿頭白  
紛紛地更沒些忌諱貴妃慙赧起易之上乃大悅自是  
禁中不戴珠價大減 湘山野錄唐質肅公介謫潭州  
一巨商私藏蚌胎為關吏所搜太守以下輕其估悉自  
售焉分珠事發奏方入仁宗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  
案且奏覆覽之果然 續文獻通考金天德四年十一



月買珠於烏爾古德呼勒部及富里路禁百姓私相貿易仍  
調兩路民夫採珠一年 元史察罕傳世祖即位賜珠  
二串 又耶律希亮傳希亮至葉美里城定宗遺以耳  
環二珠大如榛實價值千金欲穿其耳使帶之希亮辭  
曰不敢因是以傷父母之遺體也且無功受賞尤不可  
王乃解金束帶遺之曰繫此於遺體宜無傷

### 珠三

原夜光

明月

上詳前一 沈懷遠南越志曰  
海中有大珠明月珠水精珠

照金

闕 歸瑤臺

上詳前一 太公六韜曰武王入殷釋紂之所拘刑罪皆免之歸瑤臺之珠

吐澤 藏淵

春秋保乾圖曰吐珠于澤誰能不舍宋均注曰珠出于野澤之中誰能不舍取以為

寶也

莊子曰修其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此則韜乎其事沛乎其為萬物逝也若然者藏金

于山藏珠于淵也

編星

照月

尚書考靈曜曰甲子冬至日月五緯俱起牽牛日月若編

珠 洞冥記曰帝起甘泉望風臺臺上得白珠如花一枝帝以飾九華之蓋望之若照月也

鳳銜

龍吐

王子年拾遺記曰黃帝之子名青陽是曰少昊一名摯有白雲之瑞號為白帝有鳳銜明珠致

于庭少昊乃拾珠懷之使照服于天下 尚書考靈曜曰卯金出軫握命孔符赤用藏龍吐珠也鄭玄注曰藏

秘也珠寶物喻道也 赤漢將用天之秘道

九品

六異

沈懷遠南越志曰珠有九品大五分

以上至一寸八九分為大品有光彩一邊小平似覆釜者名璫珠璫珠之次為走珠走珠之次為滑珠滑珠之次為礪礪珠之次為礪礪珠之次為官雨珠官雨珠之次為稅珠稅珠之次為蔥符珠墨子曰和氏之璧夜光之珠

三棘六異此諸侯所謂良寶

笑舞鶴

握靈蛇

孫柔之瑞應圖曰晉平公鼓琴有玄

鶴二雙自天而下銜明珠舞于庭一鶴失珠覓得而走師曠掩口而笑曹植與楊德祖書曰偉長擅名于青

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璉發迹于北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時也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

之玉曜瓊蚌隱金沙郭璞江賦曰瓊蚌晞曜以瑩珠石蛭應節而揚葩曹植遠遊

篇曰夜光明珠下隱金沙採之誰遺漢女湘娥出黃枝遺赤水林邑記曰黃枝州上

戶口殷富多明珠雜寶下詳前一度寸徑尺韓詩外傳曰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

能掩其輝 王子年拾遺記曰燕昭王時有黑鳥白頭集王之所銜洞光之珠圓徑一尺此珠色黑如漆而懸

室內百神不能掩其精靈 **照乘** **媚川** 史記魏王謂齊威王曰若能掩其精靈寡人國小尚有徑寸之珠

照車前後十二乘詳寶 陸機文賦曰石蘊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 **三色** **七采** 沈

宋書曰文帝詔太史令錢樂之作小渾天 安二十八年中外以白真珠及青黃三色珠為三象星日月五星悉

居黃道 西京雜記曰高祖斬白蛇劍上有七采珠九華玉為飾雜廁五色琉璃為匣劍在室光景猶照于外

也 **白花** **文鏡** 上詳前照月注孝經援神契曰神靈滋百寶用則珠母璣鏡也宋均注

曰事神明得則文 **拾濁水** **沈丹泉** 上詳前一任

珠有光可為鏡 **飾桂櫝** **鈿金盤** 上詳前一魏

之珠沈于黃泥瑤

璵之寶藏于商石

收後魏書曰武

皇帝和平二年秋詔中尚坊作黃金合盤十二具鈿以玫瑰珠玉也

火齊木難

珠名也

文選注云木難碧珠也

龍銜

鮫泣

燭龍銜珠以為曜寄宿人家臨去泣而出珠

鮫人

以與主人故吳都賦曰淵客慷慨以泣珠

捐泉

委地

新語曰舜捐珠于五湖之泉以塞淫

邪之路文選沉珠于泉下詳一

解佩

飾履

鄭交甫將南適楚至漢皋臺下遇二女佩

二珠大如荆雞之卵交甫與言曰欲子之佩二女遂解與交甫而去不見二女其珠亦失下詳一

暗

投

不執

晉崔洪字良伯手不執珠玉汝南王亮諡公卿以琉璃杯行酒酒至洪洪不執

圓

水

碕岸

淮南子水圓折者有珠長岸也珠生則草木不枯

碕

上幣

寶物

管子曰先王以珠玉為上幣

掌上

口中

一詳

璀璨

率璨

珠光彩貌

珠明色

蚌蛤胎

鯨鯢目

文選蚌蛤珠胎與月生老

生老

蚌

諧薏苡

三輔決錄曰孔融見韋元將仲將與其父書曰不意雙珠生于老蚌馬援載薏苡

一車人有諧之

含始吞

馮夷剖

帝王世紀含始遊洛有玉雞含赤珠

吞之生高祖文選馮夷剖蚌列明珠

遊女弄

玉雞銜

遊女弄珠于漢皋之曲

下詳

採交州

還合浦

晉陶璜表詳前

含幽育明

詭暉別色

纍纍

熒熒

禮曰纍纍乎端如貫珠下珠光

增一

簞二升

左傳越圍吳晉趙孟使楚隆告於吳王與之一簞珠史記曰漢王賜張良金百鎰白

珠二升良具以獻項伯

封還

委去

東觀漢記詳一謝承後漢書豫章黃向辰路中得

珠璣一囊可直三百餘萬求主還  
之主欲以半謝向向委去不顧也

孔青色紫

魏志曰倭

國王壹與遣大夫率善等貢白珠五十孔青大勾珠二枚  
南史曰中天竺國在月支東南數千里出火齊狀

如雲母色如紫金有光耀列之則  
蟬翼積之則如紗縠之重沓也

承影在山

唐書曰婆

利國東有羅刹國出火珠狀如水晶日午時  
以珠承影取艾藉之即火出

成阜

懸壁

拾遺記曰舜葬蒼梧之野有憑宵雀銜青沙珠積成壘阜名曰珠丘今蒼梧之外採藥者時得青石

潔如珠服之不死帶者身輕  
事文類聚郭

烏藏

羊吐

拾遺記曰瀛洲有鳥如鳳身紺翼丹名藏珠每鳴翔而吐雜珠累斛仙人常以其珠飾衣裳輕而曜

于日月也  
幽明錄曰洛下有洞穴婦欲殺夫推下經多時至底仍得一穴行數十里見人皆長三丈披羽衣

如此九處最晚所至告飢長人指中庭柏樹下有一羊  
令跪將羊鬚初將得一珠後得始令其噉之即得療飢  
復從穴行出交州還洛問張華云九處地仙名九館大  
夫羊為癡龍初一珠食之天地等壽次者延年後者充  
飢而

為字

求環

元史帕克斯巴傳降詔褒護必救  
章佩監絡珠為字以賜又多爾濟

傳國王多羅台被殺多爾濟襲國王位多羅台弟鼐瑪  
台恃太師巴延勢謂國王位已所當襲懇於朝巴延妻  
欲得多爾濟大珠環價直萬六千錠多爾濟無以應則  
慨然曰王位我祖宗所傳不宜從人求買我縱不得為  
設為之亦我宗族人耳于是鼐瑪台以賂故  
得為國王而除多爾濟遼陽行省左丞相

蟻通

鰲吐

東坡集注有得九曲寶珠穿之不得孔子教以塗  
脂于線使蟻通之晉顧微廣州記海中多朱鰲

狀如肺有四眼  
六脚而口吐珠

赤野

青鶯

管子曰玉起于禺山珠  
起于赤野下出廣東



珠池詳前

鈴頭

魚石

張華博物志詳前一廣志曰班魚頭中有白石如珠璣出北

海

與楚

送秦

上詳一簞注李兌不能聽送秦以明月之珠戰國策蘇秦說

耀

日

映人

上詳鳥吐注衛玠別傳王武子謂人曰昨日與吾外甥並坐若明珠之在我側朗然來

映人

丹淵

青泥

任子詳一國獻青泥珠一枚珠類拇指微青后彙苑詳注唐武后時西

不知貴施西明寺僧布金剛額中後有講席蕃商來聽見珠但於珠下諦視而意不在講僧知其故因問欲買

珠耶商云必若見賣當致重價僧初索千貫漸至萬貫

尚悉不醕遂定至十萬貫賣之商得珠納腿肉中還西

國僧尋奏聞后敕求此商數日得之使者問珠所在

于腿中取出則天問貴價市此何所用之商云西國有青

泥泊多珠但苦泥深不可得以此

珠投泊中泥悉成水其寶可得矣

映波

滴翠

事類賦映

秋波而圓折與夜月而虧全潛確類書滴翠珠狀如雞子瑩澈若水映空則末底一點凝翠故名

龍

腦鮫皮

善信經云明月珠摩尼珠多在龍腦中下詳一

九明

七曜

帝黃

內傳玄女授帝五龍之印九明之珠七曜珠漳州龍溪所貢珠圓三寸七分中有小珠七顆如七曜次如七

曜者甚多

清水

縮川

宣室志馮翊巖生遊峴山得一珠如彈丸黑而有光視之瑩澈如冰

以示西國商人曰此清水珠也即命注水濁缶以珠投之即瑩然清澈賈人以三十萬貨之華嚴經云海底有四大寶珠性極猛熱能縮百川之水一曰日藏二曰離潤三曰火燄光四曰盡無餘

九芒

五色

据拾菁華云王武子以九芒珠穿為絢索編華架用之每月洗以鯉魚涎山堂肆考林邑獻靈珠

五色詳前一

燭天

擲米

崔伯易珠賦序曰高郵西北有湖名甓社夜見大珠其光燭天

麻姑山仙壇記曰蔡經弟婦新產方數十日麻姑望見之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許米便以擲之墮地視米皆成珠王方平笑曰姑固年少

**易餅**

**撒殿**

原化記賀知章

吾老矣不喜復作此變化也  
嘗謁賣藥王老問黃白術持一大珠遺之老人得珠即令易餅與賀食賀心念寶珠何以市餅而口不敢言老人乃曰慳吝未除術何由成  
下詳前二

**絡臂**

**填耳**

宋彭汝礪詩珍珠絡臂面塗黃柳

宗元龍城錄曰茅山隱士吳綽採藥于華陽洞口見一小兒手把大珠三顆其色瑩然戲于松下綽見之因前詢誰氏子兒莽忙入洞中綽恐為虎所害遂連呼相從入欲救之行不三十步見兒化作龍形一手握三珠填左耳中綽素剛膽以樂斧屬之落左耳而三珠已失所在龍亦不見出不十餘步洞門閉矣

**以馬**

**易得牆中**

三國吳志魏文帝遣使以馬求易明珠翡翠權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馬何苦不

聽其交易吳錄地理志曰表博為淮陵長其

金剛

堅火燄光

襍寶藏經曰佛言此如意珠是摩竭大魚腦中出魚身長二十八萬里此珠名曰金

剛堅也常出一切寶物衣服飲食隨意皆得此珠者毒不能害火不能燒

翅鳥

沫鯉魚涎

南越志木難金翅鳥口結沫所成碧色珠也大秦土人珍之下詳九芒注

不如泥丸

彈于飛肉

東方朔記曰珠彈不如泥丸各有所用也太玄經曰明珠彈

于飛肉其得不復

江海可行

妍醜皆美

上詳二傳真臘獻萬年蛤

不夜珠光彩皆若月照人無妍醜皆美豔帝以蛤賜后珠賜婢好

雲空月影波中

日光

異物彙苑云西域琉璃珠投之水雖深淵皆可見望之如雲空月影夢溪筆談云揚州新開湖時

有一蚌夜忽放光自吻中如橫一金線頃之殼開白光如銀珠大如拳爛然不可正視十餘里外林木皆有影如初日所照遠近但見天赤如野火倏然遠去其速如飛浮於波中杳杳如日熒熒有芒燄人呼為日光珠

## 珠四

原無足自致

新序曰舟人對晉平公曰珠出江漢玉出崑崙無足而自致也

無脛而

走難得之貨希世之寶

熠熠

珠光

增採珠

漢書武帝

時王章死妻子皆徙合浦王商輔政還章妻孥子故鄉其家屬皆採珠致產數百萬

亡珠

東觀漢記

和熹后時宮中亡大珠一篋主名不立太后乃親見宮人一一問閱察其顏色開示忠信宮人盜者即時首服

棄珠

列女傳朱崖令卒官妻息送喪歸漢法內珠入關者死妻棄其係臂珠男年九歲好而取之置

母鏡奩中母不知也關吏搜索得珠問誰當坐者前妻  
子初曰初當坐繼母請吏曰幸無効兒誠不知也妾當  
坐初又曰夫人哀初孤欲活初耳因號泣傍人莫不酸  
鼻隕涕關吏執筆不能就一字乃曰母子有義如此吾  
寧坐之不忍加文又且相讓

### 得少碎珠

語林王長史語林道人曰

真長可謂金玉滿堂林公以語孫興公興  
公曰語不得爾選擇正可得少碎珠耳

### 珠殿

合璧南海

劉夔聚南海珍寶以為珠殿

### 岑珠

南越志端溪俚人岑班入山遇一寶珠徑五寸取還夜光明照

燭俚人甚懼以火燒之雖損猶照一室

### 水珠

彙苑詳注開元十年大安國寺僧造功德開櫃開寶

物得一珠狀如片石赤色夜則微光高數寸視其函封  
曰此珠值億萬月餘有西域人聞寺求寶見珠大喜使  
譯問珠價直幾何僧曰一億萬其人撫弄遲迴而去明  
日又至謂僧曰珠價誠直一億萬今客久以四千萬求

市可乎僧喜問其故曰貞觀初通好來貢此珠後吾國  
念之今幸得之此水珠也每軍行休時掘地二尺埋之  
水泉立至故軍行常不渴自亡珠後每苦渴僧命掘土  
藏珠試之果然泉湧出僧取飲之方悟靈異其人乃持  
珠去不知所之  
**賜大珠**  
元史蘇布特傳帝曰蘇布特枕干血  
戰為我家宣勞朕甚嘉之賜以大珠

銀鑿

**蠶戶採珠**

續文獻通考明太祖洪武三十五年差  
內官于廣東布政司起取蠶戶採珠蠶

戶給與  
口糧也

## 珠五

增詩唐李嶠詠珠詩曰燦爛金輿側玲瓏玉殿隈昆池  
明月滿合浦夜光迴彩逐靈蛇轉形隨舞鳳來甘泉宮

起罷花媚望風臺 崔曙明堂火珠詩曰正位開重屋  
凌空出火珠夜來雙月滿曙後一星孤天淨光難滅雲  
生望欲無遙知太平代國寶在名都 耿漳省試驪珠  
詩曰是日重泉下言探徑寸珠龍鱗今不逆魚目也應  
殊掌上星初滿盤中月正孤酬恩光莫及照乘色難逾  
欲問投人否先論按劍無儻憐希代價敢對此冰壺  
獨孤綬賦得沈珠於淵曰至道歸淳樸明珠被棄捐失  
真來照乘成性却沈泉不是靈蛇吐猶疑合浦旋岸傍



隨日落波底共星懸致遠終無脛懷貪遂息肩欲知恭  
儉德所寶在唯賢 鄧陟賦得珠還合浦曰至寶含冲

粹清虛映浦灣素輝明蕩漾圓彩色玢珣昔逐諸侯去  
今隨太守還影搖波裏月光動水中山魚目徒相比驪  
龍乍可攀願將車飾用長得耀君顏 張籍賦得罔象  
得玄珠曰赤水今何處遺珠已渺然離婁徒肆目罔象  
乃通玄皎潔因成性圓明不在泉暗中看夜色塵外照  
情田無脛真難掬懷疑寶易遷今朝搜擇得應免媚晴

川王損之賦得濁水求珠曰積水非澄澈明珠出易  
求依稀沈極浦想像在中流瞪目思清淺褰裳惜暗投  
徒看川色媚空愛夜光浮月入疑龍吐星歸似蚌游終  
希識珍者採掇冀冥搜項斯賦得濁水求珠曰靈魄  
自沈浮從來任濁流願從深處得不向暗中投圓月時  
堪惜滄波路可求沙尋龍窟遠泥訪蚌津幽是寶終知  
貴唯恩且用酬如能在公掌的不負明眸崔藩賦得  
暗投明珠曰至寶看懷袖明珠出復收向人光不定離

掌勢難留皎澈虛臨夜孤圓冷瑩秋徐來驚月落疾轉  
怕星流有類甘瑕棄無媒自暗投今朝感恩處將欲報  
隋侯莫宣卿賦得水懷珠曰長川含媚水波底孕靈  
珠素魄生蘋末圓規照水隅淪漣冰彩動蕩漾瑞光鋪  
夜迴星同貫秋清岸不枯江妃思在掌海客亦忘軀合  
浦當還日恩威信已敷元稹採珠行曰海波無底珠  
沈海採珠之人判死採萬人判死一得珠斛量買婢人  
何在年年採珠珠避人今年採珠由海神海神採珠珠

盡死死盡明珠空海水珠為海物海屬神神今自採何  
況人元郭鈺詩曰珠連魚目知誰識劍吐龍光不自

藏釋至仁詩曰豈無大士同香飯會有神龍獻寶珠  
原賦梁吳均碎珠賦曰寶月生焉越浦隋川標魏之美  
擅楚之賢既登席而趨麗亦綴履而升妍豈銜恩以赴  
時獨皎珮而騰天瀛淮激電甘海震雷明珠碎矣于川  
之隈視圓流而失轉見折水之亡迴謝驪宮之瑞飾粉  
靈蚌之神胎若有人兮聲芒昧芳徽斷兮明珠碎明珠

碎兮愴何宜珠之形兮

一作珠  
分珠兮

不復全撫陸離之瓊佩

弔幽翳之金筵豈照車與璿燭但黃塵及寒煙聊歌曰

玉山之津兮已濡幽蘭之草兮亦舒又聞珩璧之獨照  
不見掌上之明珠已矣哉若使青雲之可尚當與碎珠  
而同棲增唐王奉珪明珠賦曰歷衆珍以採美惟明  
珠之獨妍自然虛靜不假雕鐫光熠熠以照物勢規規  
而抱圓西山之下隨珠星而隱見東海之上逐明月而  
虧金色奪琉璃光射金玉鮫人泣吳江之際遊女弄漢

臯之曲在蜀郡而浮青居石家而自綠無脛而至有感  
必通去映魏車之裏來還合浦之中垂輕簾而璀璨綴  
蛛網之玲瓏然明鑒不渝奇如可賞觀之則符彩溢目  
捧之則分明盈掌使野客取於驪龍仙帝歸之象罔豈  
直水懷川媚夜光晨朗而已哉偉夫宛轉周流通冥洞  
幽物有求於我我於物無求是則文魚謝恩將我酬于  
漢室靈蛇報德將我荅于隋侯 張隨海客探驪珠賦  
曰觀其發迹潛往澄神默想俄遲寸以盈握倏光輝而

在掌初解磧礫訝潭下星懸稍出漣漪謂川旁月上鄙  
鮫人之慷慨殊赤水之罔象 尹樞珠還合浦賦曰駭  
浪浮彩長川再媚迴夜光之錯落反明月之瑰異非經  
漢女之懷寧泣鮫人之淚于是煥清瀨輝淺灣奔璀璨  
走瀾斑豈能與石前却隨流往還泛連波之下盈一水  
之間而已哉 陸復禮珠還合浦賦曰宛若中流昭然  
明媚對三光而分色契一德而潛致盈虛無朕不隨月  
魄以哉生往反有孚殊異奔星之出使徒見其表迹罔

知其奚自覩映水之新規謂沈泉之初棄為人利也且  
一貫以稱珍與衆共之雖十斛而不匱 今狐楚珠還

合浦賦曰發潤洲蘋增輝岸草水容益媚澤氣彌好川  
實效珍地寧愛寶隱現諒合乎龍躍虧全非繫乎蚌老  
豈惟彰太守之深仁可以表天子之至道 王季友商  
丘開泳得明珠賦曰握照乘之珍出重泉之濱星輝耀  
掌雪彩環身當太陽之益照射衆象而驚新虛白無瑕  
粲瓊華而納景清規半濕炯冰狀而流津 呂穎西域



獻徑寸珠賦曰彼珠之靈積陰之魄稟金氣而堅固韞  
河潤之耀澤布指而大小無差洞物而纖毫不隔迥夜  
常滿初月每讓其圓明爽曙欲凝高星自掩其孤白信  
殊方所秘亦希代難致將配天光以輔三助皇明而照  
四 楊濤蟻穿九曲珠賦曰始蠹蠕以中出稍連綿而  
外延豈不以内彼鴻輝曳茲纖縷繞容小往之徑乍見  
規行之迂宛轉而進縈紆是尋似登折坂之峻如出重  
泉之深始九折以漸達終一貫而克任去似洞中方遊

剖蚌之質動殊牀下奚聞鬪牛之音是知聖者之使宛  
如窮理誠在小而罔遺俾入微而有以蟻周遊而在內  
進必束身絲抽縷以貫中出如繞指詰屈若茲周流出  
之當曲轉之中才可容髮既旁通之後亦既牽絲苟柔  
弱之是引則繚繞而奚辭 崔伯易珠賦序詳對偶注中曰其  
始也天和景晴湖波夜平煙冉冉以四收萬籟息而無  
聲則是珠也凜氣將之若海月之升含彩吐曜周隅皆  
明呀紺石而為宮被綠苔以重纓挹奔星之光芒橫沆

濯之精英木散影兮扶疎草露實兮紅青林鳥警言而移  
枝羣犬愕兮爭鳴于是邛人齊呼上流俱起撫鴻罫以  
先趨領罽笥之已試連徽挺杈灑網持紕雖鑑其眚曉  
未曉其機器方詭置之漸張惜造形而已逝而况伏現  
靡時倏彼倏此與蛟龍之為朋曾風雨而作衛

原銘晉江統珍珠銘曰嗣茲陰景係晷太陽嘉彼金

一作

令生廉聲以彰

原贊晉郭璞蚌贊曰萬物變蛻其理無方雀雉之化含

珠懷璫與月虧盈協氣晦望

貝一

原說文曰貝海甲蟲也古者貨貝而寶龜至周而有泉  
到秦而廢貝行泉 歸藏曰有人將來遺我貨貝以至  
則徹以求則得有喜將至 毛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  
錦 毛詩義疏曰貝龜屬又有紫貝其白質如玉紫  
點為文皆行列相當大者有徑一尺六寸今九真交趾  
以為杯盤寶物也 增尚書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厥篚

織貝 又顧命曰大貝鼗鼓在西房 原爾雅曰貝居

陸賤在水蛭

音舍

大者魴

音充

小者鱖

音積

今之細貝亦有紫色者出日南

玄

貝胎貝

黑色者

餘蚶黃白文

蚶音治

黃

餘錢白黃文

白質黃文

也詩成是貝錦則紫貝也紫貝以紫為質黑為文點也

蚺

葩

博而頽

巨軌

反中央

廣兩頭銳蟲

蛭大而險蟻小而脗

脗狹而長

山海經曰陽山蜀洛之水

注干蕃之澤中多文貝

又曰陰山漁水中多文貝

又曰邽山濊水多黃貝

又曰赤水之東蒼梧之野有

文貝

漢書曰王莽時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

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一朋直五十么  
貝二寸四分以上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一朋  
直十不盈寸二分不得為朋每枚直錢三是為貝貨五  
品貝不盈六分不得為貨 增宋書曰大貝王者不貪  
財寶則出 南史曰南海有婆利國在廣州東南二月  
日行出文螺紫貝有石名蚶貝羅初採之柔軟及剝削  
為物暴乾之則大硬 原春秋運斗樞曰瑤光得江吐  
大貝 鹽鐵論曰教與民改弊與世易夏后以元貝周

人以紫石 增白虎通曰德至淵泉即江出大貝海出

明珠 楚詞九歌曰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珠宮

河伯

以魚鱗蓋畫龍文紫貝作闕者丹其宮之義也

原本草經曰貝子一名貝齒

生東海 相貝經曰相貝經朱仲受之於琴高琴高乘

魚浮于海河水產必究仲學仙于高而得其法又獻珠

于漢武去不知所之嚴助為會稽太守仲又出遺助以

徑尺之貝并致此文於助曰黃帝唐堯夏禹三代之禎

瑞靈奇之秘寶其有次此者貝盈尺狀如赤電黑雲謂

之紫貝素質紅黑謂之朱貝青地綠文謂之綬貝黑文  
黃畫謂之霞貝紫愈疾朱明目綬消氣鄣霞伏蛆蟲雖  
不能延齡增壽其禦害一也復有下此者鷹啄蟬瘡以  
逐溫去水無奇功貝大者如輪文王請大秦貝徑半尋  
穆王得其殼懸于昭觀秦穆公以遺燕鬻可以明目遠  
察宜玉宜金南海貝如珠礫或白皎其性寒其味甘止  
水毒浮貝使人寡無以近婦人黑白各半是也濯貝使  
人善驚無以親童子黃屑點齒有赤皎是也雖貝使病



虐黑鼻無皮是也鰭貝使胎消勿以示孕婦赤帶通脊  
是也慧貝使人善忘勿以近人赤熾內殼赤絡是也瑩  
貝使童子愚女人淫有青脣赤鼻是也碧貝使童子盜  
脊上有縷句脣是也雨則重霽則輕委貝使人志強夜  
行伏迷鬼狼豹百獸赤中圓是也雨則輕霽則重 廣  
州志曰貝凡有八紫貝最其美者出交州大貝出巨延  
州與行賈貿易 萬震南州異物志曰乃有大貝奇姿  
難傳

大貝文貝也 交趾以南海中皆有之

素質紫飾文若羅珠不磨而瑩

采耀光流思雕莫加欲琢匪逾在昔姬伯用兔其拘

徐衷南方記曰斑貝贏大者圍之得六寸小者圍之得

五寸延州土地採賣之以易絳青 劉欣期交州記曰

大貝出日南如酒杯小貝貝齒也善治毒俱有紫色

增沈懷遠南越志曰潮陽南有小水注海濱帶曾山其

中多文貝可以解毒 續文獻通考曰金異珍庫掌御

用珍寶后妃公主首飾寶貝等 又曰元趙天麟上策

曰方今纂組錦綾金珠璧貝未嘗無之 明長洲王錡

寓圃雜記曰吳中素號繁華凡上供錦衣文貝之物歲有所益

貝二

原尚書大傳曰文王囚於羑里散宜生之江淮之浦而得大貝如車渠以獻紂太公六韜曰商王拘西伯昌于羑里太公謂散宜生求珍物以免君罪之九江得大

貝百馮

詩作百明

增事文類聚曰魯僖公時淮夷獻大貝

南金

見魯頌

三輔故事曰始皇葬驪山起高陵五十丈

下以水銀為泉以明珠為月水中多文貝 原漢書曰  
文帝賜南越王尉佗書及衣佗因使者獻紫貝五百

貝三

增百朋

詩經錫我百朋古者貨貝五貝為朋錫我百朋者得重貨也

五品

詳前一

白藤

續文獻通考元天子夏服凡十五等服白毛子金絲寶里則冠白藤寶貝帽

黃牙

又服

珠子褐七寶珠龍荅子則冠黃牙忽寶貝珠子帶後簷帽

鷹啄

蟬脊

並詳前一

貝四

原贊晉郭璞貝贊曰先民有作龜貝為貨貴以文采賈

以大小簡則易資犯而不過

珊瑚一

原說文曰珊瑚色赤生於海中或生於山也 孝經援  
神契曰珊瑚鉤瑞寶也神靈滋液百珍寶用則見 增  
山海經曰珊瑚生海中欲取之先作鐵網沈水珊瑚貫  
網而生歲高二三尺有枝無葉形如小树因絞網出之  
原晉書四夷傳曰大秦國一名犁鞞在西海之西其  
地四方各數千里有城邑屋宇珊瑚為枕琉璃為牆壁

水精為柱礎 南史曰扶南國梁天監二年獻珊瑚佛像增又曰波斯國有鹹池生珊瑚樹長一二尺 唐

西域傳大秦國西南距海中八百里到珊瑚洲水底有盤石珊瑚生其上海人乘大舶沈鐵網水底發其根取之有高三四尺者 廣雅曰珊瑚珠也 西京雜記曰

行蒙嘗見珊瑚一本高尺許兩枝直上分十餘岐將至其顛則交合連理仍紅潤有縱紋亦一奇物 原玄中記曰珊瑚出大秦國西海中生水底石上初生白一年

黃三年赤四年蟲食敗 增廣志曰珊瑚有長者為御  
車柱出西海底 孫氏瑞應圖曰珊瑚鉤者王者恭信  
則見 一本云不珍  
玩弄則出 又曰明暹羅烏思藏錫蘭山俱貢  
珊瑚古里貢珊瑚珠

## 珊瑚二

原西京雜記曰積草池中有珊瑚樹高一丈二尺一本  
三柯上四百二十六條是南越王趙佗所獻號絳火柏  
至夜光景昭然 述異記曰鬱林郡有珊瑚市海客市

珊瑚處也漢元封二年鬱林郡獻珊瑚婦人帝命植于  
殿前命曰女珊瑚 增漢武故事云武帝起神堂前庭  
植玉樹葺珊瑚為枝 晉書云石崇王愷爭豪武帝賜  
愷以珊瑚樹高二尺許枝幹扶疎世所罕比愷以示崇  
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意以為疾已  
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令左右悉出  
珊瑚有三四尺者六七根條柯絕俗光彩曜目如愷比  
者甚衆愷恍然自失 原宋書曰劉劭為鬱林太守獻



珊瑚 增歸田錄宋錢思公性儉約子弟非時不能取  
一錢公有珊瑚筆格平生珍惜子弟有欲錢者即竊之  
公乃榜家庭以十千購子弟佯為求得以獻公欣然以  
十千與之一歲中率五七如此 續文獻通考曰遼太  
宗五年吳越王錢鏐遣使貢犀角珊瑚 又曰明世宗  
嘉靖十九年雜谷安撫司貢珊瑚

珊瑚三

增連理

宋記曰大明七年鬱  
林郡生珊瑚連理樹

作枝

徐陵玉臺新詠序  
云玉樹以珊瑚作

枝

映綠水

潘安仁石榴賦曰似長離之  
栖鄧林若珊瑚之映綠水

煥翠英

傅玄

紫華賦云炳參差以照耀兮何光麗之難

形葩豔挺于碧枝兮煥若珊瑚之翠英

栖碧雞

班固

兩都賦曰珊瑚

繫鐵猫

花木考曰珊瑚生海中最深

之樹上栖碧雞

繩繫五爪鐵猫用黑鉛為墜擲海中取之初得肌理軟  
膩見風則勁硬無紅色者為貴若失時不取則蠹敗

珊瑚四

增詩唐韋應物詠珊瑚詩曰絳樹無花葉非石亦非瓊

世人何處得蓬萊石上生 元趙孟頫詩曰仙人海上

來遺我珊瑚鉤晶光奪凡目竒采耀九州自我得此寶

晝玩夜不休

瑪瑙一

原廣雅曰瑪瑙石次玉 增格古要論曰瑪瑙出北地  
南番西番以紅多者為上其中有人物鳥獸形者最貴  
有錦花者謂之花紅瑪瑙有漆黑中一線白者謂之合  
子瑪瑙有紅白相間者謂之截子瑪瑙有紅白雜色如  
絲相間者謂之纏絲瑪瑙俱貴有淡水色謂之漿水瑪  
瑙有紫紅色者謂之醬班瑪瑙有海螵色鬼面花者俱

低原魏略曰大秦國多瑪瑙 玄中記曰瑪瑙出月  
氏國 廣志曰瑪瑙出西南諸國 增潛確類書宋周  
公謹云見瑪瑙杯二隻其一純白中有金鯁魚一條其  
一純紅中有白鰮魚一條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曰政  
和間治極之際地不愛寶汝海諸郡縣山石皆變瑪瑙  
動千百塊而致諸輦下 續文獻通考曰金制庶人不  
得用瑪瑙之類為器皿及裝飾刀把鞘 又曰元至元  
九年置大都等處瑪瑙局管領瑪瑙匠戶五百有奇

又曰明日本琉球常貢瑪瑙

瑪瑙二

增拾遺記曰帝顓頊時丹丘國獻瑪瑙甕以盛甘露丹丘之地有夜叉駒跋之鬼能以赤瑪瑙為瓶盃及樂器皆精妙于中國有者一云瑪瑙者惡鬼之血凝成此物也黃帝時有瑪瑙甕堯時猶在甘露在其中盈而不竭古今注曰魏武帝以瑪瑙石為瑪瑙勒原涼州記曰呂纂咸寧二年盜發張駿陵得瑪瑙鐘榼增北齊

書曰武平中除傅伏為東雍州刺史會周克并州遣韋孝寬來招伏曰并州已平故遣來報授上大將軍武鄉郡開國公即給告身以金瑪瑙二酒鍾來為信伏不受合璧曰唐裴行儉有瑪瑙盤廣二尺文采粲然軍吏趨跌盤碎惶懼叩頭流血行儉曰爾非故也何至是色不小吝 潛確類書曰宋周公謹云越人董六千蓄紅瑪瑙一塊徑二寸許搖撼之其中有聲汨汨然蓋中虛有水在內故也 續文獻通考曰金太宗天會中獲宋

內府圖書印三十八內封字一御畫一二面並瑪瑙  
元史特格傳成帝即位以特格先朝舊臣賜以瑪瑙碗  
謂特格曰此器先皇所用朕今賜卿以卿久侍先皇故  
也

### 瑪瑙三

增竹葉

明曹昭格古要論  
有竹葉瑪瑙石

柏枝

潛確類書曰瑪瑙出  
西洋者名番瑪瑙紅

色為佳內有柏枝及五色纏絲者勝白者最  
殿今雲南處處有之名土瑪瑙蓋玉之賤者

縵文

陸

靈龜賦曰若車渠  
統理瑪瑙縵文

纏絲

詳柏  
枝注

瑪瑙四

增詩宋蘇軾詩曰瑪瑙盤承金縷杯

原賦魏文帝瑪瑙勒賦曰瑪瑙玉屬也出自西域文理  
交錯有似瑪瑙故其方人因以名之命夫良工是剖是  
鐫追形逐好從宜索便乃加砥礪刻方為圓沈光內灼  
浮景外鮮繁文縟藻交米接連嘉鏤錫之盛美感戎馬  
之首飾固茲物之攸宜信君子之所服爾乃藉彼朱罽  
華勒用成駢居別趾煥若羅星 王粲瑪瑙勒賦曰遊



大國以廣觀覽希世之偉寶總衆材而課美信莫臧於  
瑪瑙被文采之華飾雜朱綠與蒼皐於是乃命工人裁  
以飾勒因姿象形匪雕匪刻厥容應規厥性順德御世  
嗣之駿服表駉驥之儀則 增陳琳瑪瑙勒賦曰託瑤  
溪之寶岸臨赤水之朱波

瑠璃一

原廣雅曰瑠璃珠也 集韻曰瑠璃火齊珠也 增孝  
經援神契曰神靈滋液則瑠璃鏡 續漢書曰哀牢出

火精瑠璃 原魏略曰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紺縹  
紅紫十種瑠璃 吳歷曰黃武四年扶南諸外國來獻  
瑠璃 增魏書曰天竺國人商販至京自云能鑄石為  
五色瑠璃于是採礪山石于京師鑄之既成光澤美於  
西方來者乃詔為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  
莫不驚駭以為神明所作自此中國瑠璃遂賤人不復  
珍之 宋書璧瑠璃王者不隱過則見 又曰須彌之  
山有吠瑠璃焉火不能燒金不能破或云是金翅鳥殼

原十洲記曰方丈山上有瑠璃宮 廣志曰瑠璃出

黃支斯調大秦日南諸國 南州異物志曰瑠璃本質

是石欲作器以自然灰治之自然灰狀如黃灰生南海  
濱亦可浣衣用之不須淋但投之中滑如苔石不得此

灰則不可釋 增歲時雜記曰隴西窮州賣藥朱家燈  
號為天下第一以瑠璃為諸物之形 續文獻通考曰

明古里貢瑠璃椀

瑠璃二

原漢書曰武帝時使人入海市瑠璃 增漢武故事曰  
武帝好神仙起神屋扉悉以白瑠璃作之光明洞徹

又曰漢成帝為趙飛燕造湯殿綠瑠璃為戶 拾遺記

曰董偃設紫瑠璃屏風 原諸葛恢集詔荅恢令致瑠

璃椀 世設曰滿奮畏風在武帝瑠璃窓內坐實密似

疎奮有疑帝問之荅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 又曰武

帝嘗幸王武子家供饌盤悉用瑠璃器 又曰王敦尚

主至石崇舍如廁畢婢擎金澡盤盛水瑠璃椀盛澡豆

王取豆著水中飲之謂之乾飯增鄴侯家傳曰唐代宗大厯十三年上召李泌入見因言路嗣恭初平嶺南獻瑠璃盤徑九寸朕以為至寶又破元載家得嗣恭所遺載盤徑尺五行志五代廢帝悉書清望官名投于瑠璃瓶中夜焚香祝天以箸挾之首得盧文紀欣然相之宋蔡絛鐵圍山叢談曰江湖間小龍號靈異崇寧中發運使以香奩攜至都天子異之取大瑠璃盒貯龍親加封識降付都門外小龍祠中封識如故變化去矣

# 瑠璃三

增五色

十種

詳上下並前一

投錢

太平廣記唐貞元中揚州市坊有丐者自稱胡

媚兒懷中出瑠璃瓶可受半升表裏通明如不隔物曰施滿此聖瓶子足矣瓶項如葦管與之百錢投之琤然有聲見瓶中大如粟粒衆異之復與千錢以至萬錢亦然好事者以驢與之入瓶如蠅大動行如故俄有度丈網至數十車網人駐車觀之網主戲曰溺能令諸車入瓶中乎媚兒曰可乃微側瓶口令車悉入歷歷如行蟻然有頃漸不見媚兒即跳入瓶網官大驚以捉撞瓶破一無所有後月餘有人于清河北逢媚兒見部領車乘趨東平而去

行酒

晉書曰汝南王醺公卿以瑠璃鍾行酒酒及崔洪洪不肯執問其故曰慮有執

盛露

洞冥記曰東方朔得五色露以瑠璃器盛之獻武帝

走珠

山堂肆考

玉不趨之義

唐同昌公主以紅瑠璃盤  
盛夜光珠立堂中光如畫

流離

潛確類書瑠璃漢書為流離

清

徹

世說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瑠璃椀謂周伯仁曰此椀腹殊空謂之寶器何耶荅曰此椀英英誠為清澈

所以為  
貴耳

### 瑠璃四

增詩唐元稹詠瑠璃詩曰有色同寒冰無物隔纖塵象  
筵看不見堪將對玉人

原賦晉潘尼瑠璃椀賦曰濟流沙之絕險越葱嶺之峻  
危於是遊西極望大蒙歷鍾山闕燭龍覲王母訪仙童

取瑠璃之攸華詔曠世之良工纂元儀以取象準三辰  
以定容光映日耀圓成月盈纖瑕罔麗飛塵靡停灼爚  
旁燭表裏相形凝霜不足方其潔澄水不能喻其清剛  
過金石勁邁瓊玉磨之不磷涅之不濁

車渠一

原廣雅曰車渠石次玉也 增魏略曰大秦國多車渠  
原蘇子曰車渠瑪瑙出於荒外今冀州之土曾未得  
其奇也 玄中記曰車渠出天竺國 廣志曰車渠出



大秦國及西域諸國 增西域記曰西域重堂殿檐皆  
以七寶飾之車渠其一 又曰車渠西國重寶形似蜂  
蛤

車渠二

增螭升

鴻遠

王處道車渠解賦曰溫若螭  
之升天耀似遊鴻之遠臻

作杯

今古

注曰魏武帝以  
車渠為酒杯

飾堂

詳一

車渠三

原賦魏文帝車渠椀賦曰車渠玉屬也多纖理縟文生

于西國其俗寶之惟二儀之普育何萬物之殊形料珍怪之上美無茲椀之獨靈苞華文之光麗發符采而揚榮理交錯以連屬似將離而復并或若朝雲浮高山忽似飛鳥厲蒼天夫其方者如矩圓者如規稠希不謬洪纖有宜 王粲車渠椀賦曰侍君子之宴坐覽車渠之妙珍挺英才于山岳含陰陽之淑真飛輕縹于浮白若驚風之飄雲光清朗以內曜澤溫潤而外津體貞剛而不撓理條達而有文兼五德之上美超衆寶而絕倫

增陳思王車渠椀賦曰惟椀之所生于涼風之峻湄光如激電景若浮星何神怪之瓌瑋信一覽而九驚

### 瑇瑁一

原周書王會曰伊尹謂湯曰請以瑇瑁為獻增孝經援神契曰神明滋液則瑇瑁背背文也史記曰江南出

丹砂犀象瑇瑁珠璣漢書西域傳贊曰故能覩犀布瑇瑁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雋原續漢書輿服志曰貴人助螭瑇瑁釵增晉命曰士卒

百工不得服犀瑇瑁 原廣志曰瑇瑁形似龜出南海

巨延州 南州異物志曰瑇瑁如龜生南方海中大者

如蘧篚背上有鱗其大如扇發取其鱗因見其文欲取  
作器則煮之因以刀截任意所作冷乃以臬魚皮錯治

之後以枯條木葉瑩之乃有光耀 增續文獻通考曰

金皇后犀冠上玉簪一下瑇瑁盤一 又曰元瑇瑁局

大使至元十五年置 又曰明伯冠前後瑇瑁為蟬

又曰明沙羅貢瑇瑁殼

## 璚瑁二

原史記曰趙使于春申君欲誇楚為璚瑁簪劍器悉飾以璚瑁增後漢書曰和熹鄧皇后臨朝上方珠玉犀象璚瑁雕鏤之物皆絕齊書曰少帝夜醉乘馬如西

步廊向北馳走如此兩三將倒臨汝侯坦之諫不從執馬控帝運拳坦之倒地坦之與曹道剛扶抱還壽春殿璚瑁牀上卧又曰廬陵王為荊州刺史在鎮營造服飾多違制度作璚瑁乘具詔責之令速還都杜陽雜

編唐敬宗時南昌國進璫瑁盆可容十斛外以金玉飾之盛夏貯水令滿遣嬪御酌水相沃終不竭焉

璫瑁三

增獻榼

唐書曰憲宗朝訶陵國獻璫瑁榼生犀等

為床

西京雜記曰韓嫣以璫瑁為床

天竺出

後漢書曰天竺國出象犀璫瑁也

海中生

吳錄曰嶺南慮賓縣漲海中璫瑁似

龜而大

文甲

西域傳明珠文甲文甲即璫瑁也

綺波

詳潘賦

璫瑁四

原詩魏繁欽詩曰何以表別離耳後璫瑁釵

原賦晉潘尼璚琚枕賦曰有璚琚之奇寶亦同旅于介

蟲下法川以矩夷上擬乾而規隆或步趾於清源或掉  
尾于泥中隨陰陽以潛躍與龜龍乎齊風包神藏智備  
體兼才高下斯處水陸皆能文若綺波背負蓬萊爾乃  
遐夷效珍越裳貢職橫海萬里逾嶺千億挺璫荒巒擣  
藻辰極光曜炫晃昭爛煥赫嘉斯寶之兼美料衆珍而  
靡對文不煩于錯鏤采不假乎藻績豈翡翠之足儼胡  
犀象之能逮

原牋後漢班固與竇憲牋曰明將軍賜固瑋瑁簪

原書口高文與婦書曰今致瑋瑁梳一枚

增序陳徐陵序曰珠簾以瑋瑁為壓

水精一

增廣雅曰水精謂之石英 潛確類書曰水精千年水

也倭水精第一南水精白北水精黑信州水精濁 山

海經曰堂庭之山多水玉

注今水精也

續漢書曰哀牢出

水精 魏略曰大秦國一名黎難宮室皆水精為柱食



器亦然 元史獻宗七年回鶻獻水精盆珍珠繖等物

可直銀三萬餘錠帝曰方今百姓疲弊所急者錢耳朕獨有此何為却之賽音延齊以為言帝稍償其直且禁其勿復有所獻 廣志曰水精出大秦黃支國 十洲記

曰崑崙山上有水精闕 拾遺記曰鬱夷國于山上架樓室向明以開戶牖以水精火藻為階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曰政和間伊陽太和山崩奏至上與魯公皆有慙色及復上奏山崩者出水精也以木匣貯之進匣可

五十斤而多至數十百匣來上 太平寰宇記曰幽州  
密雲郡都管有水精是寶出昌平縣 續文獻通考遼  
時臣寮繫帶以金玉水精靛石綴飾為之 又曰明實  
喇山蘇門荅刺等國貢水精 明曹昭格古要論曰多  
年老冰為水精然日本國有青水精紅水精則水精非  
冰也明矣

水精二

增列仙傳曰赤松子服水玉 拾遺記曰周靈王二十

三年起昆昭之臺節水精為泥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

馬侍中嘗寶一水精椀夏蠅不近盛水經月不腐不耗

或目痛含之立愈 宋邵氏聞見錄楚元輔家藏一水

精中有杏一枝希世之寶也 續文獻通考金太宗天

會中獲宋水精寶一 元史博果密傳王師征交趾失

利復謀大舉博果密請遣使諭以禍福交趾感懼謝罪

貢物帝嘉曰卿一言之力也即以其半賜之博果密辭

曰此陛下神武不殺所致臣何功焉惟受沈水假山象

牙鎮紙水精筆格而已

### 水精三

增杏枝

詳前

水葉

明雲煙過眼錄曰宋葉森家舊有水精鈎一中空有聲汨汨內有葉

一枝隨水傾瀉

燈籠

東齋記事宋劉隨待制為通判嚴明通達謂之水精燈籠

如意

拾遺

記孫和月下舞水精如意誤傷鄧夫人頰

瓜寒

瓜嚼水精寒

花露

花露水精圖詳見合

鮮

挈瓶

九國志蜀王宗鉢有海客鬻龍腦蜀中貯以水精瓶殿直李範欲買之海客邀善價數倍

葩造宗鉢曰海客有水精瓶為爾取之翌日至其所令持錦衾至宗鉢索衾與海客共觀歎其纖細久之葩因

目從者挈瓶去

為戶

拾遺記魏明帝時有漱金鳥性畏寒處之小屋水精為戶內外通光名辟寒舍

詳金

磊砢

司馬相如上林賦曰水玉磊砢

傾瀉

詳水葉注

## 水精四

增詩唐韋應物詠水精詩曰映物隨顏色含空無表裏  
持來向明月的皦愁成水王建水精詩曰映水色不  
別向月光還度傾在荷葉中有時看是露羅維水精  
環詩曰王室符長慶環中得水精任圓循不極見素質  
仍貞信是天然瑞非因樸斲成無瑕勝玉美至潔過冰  
清未肯齊珉價寧同雜佩聲能銜任黃雀亦欲應時鳴

增賦魏劉楨清慮賦曰入鑠碧之間出水精之都上青  
艘之山蹈琳瑯之塗

琥珀一

增廣雅曰琥珀珠也其上及旁不生草淺者五尺深者  
八九尺大如斛削去皮成琥珀初時如桃膠凝堅乃成  
其方人以為枕出博南縣續漢書曰哀牢出光珠琥  
珀典略曰大秦國多琥珀西京雜記曰宣帝有身  
毒寶鏡一枚大如八銖錢帝以琥珀筒盛之玄中記

曰楓脂淪入地中千秋為琥珀 博物志曰松脂淪入地中千年化為茯苓又千年化為琥珀琥珀一名江珠今泰山有茯苓而無琥珀益州永昌出琥珀而無茯苓或云燒蜂窠所作未詳此二說 宋蘇軾物類相感志曰琥珀拾芥 續文獻通考元大德十一年博士議宋制天子服冕上綴玉為七星傍施琥珀

琥珀二

增拾遺記曰漢武帝寶鼎元年西方貢珍怪有琥珀燕

置之靜室自於室內飛翔 宋洪遂侍兒小名錄曰漢武帝所幸宮人麗娟以琥珀佩置衣中不使人知言骨節自鳴也 又曰吳主聞潘夫人有色令進其圖圖成吳主見之驚喜以琥珀如意撫案即折曰此神女也因納之 沈約宋書曰武帝時寧州常獻琥珀枕甚光麗時諸將北征需琥珀治金瘡上命擣碎分付諸將 山堂肆考曰石虎為浴室以砮砮為題琥珀為杓 元黃文獻公集大德中嘉興張樞以官本船浮海至西洋遇



親王格藏所遣使臣諾海等如京師遂載之以來諾海等朝貢事畢請仍以樞護送西還丞相哈喇哈斯達爾罕如其請奏授忠顯校尉海運副千戶佩金符與俱行以八年發京師十一年乃止其登陸處用私錢市其土物白馬黑犬琥珀葡萄酒番鹽之屬以進平章政事察納等引見于宸慶殿

### 琥珀三

增和獺

拾遺記孫和月下舞水精如意誤傷鄧夫人頰令太醫療之以白獺髓和琥珀末塗之遂差

燒蜂

西域諸國志曰摩盧水邊沙中有細腰蜂窠燒治以為琥珀

翔鷲

詳前二

刺雞

神農本草經曰取雞卵黃白混雜者熟煮及尚軟隨意刺作物以苦酒漬數宿既堅內琥珀粉中佳

者亂真矣

桃瀋

潛確類書曰琥珀世說以為桃瀋所化

松脂

詳一

琥珀四

增詩宋梅堯臣詩曰松液為茯苓又因為琥珀遇物必得形毛髮曾不隔  
元郭鈺詩曰日射水精江石白雲封琥珀嶺松青

增賦魏左思蜀都賦曰琥珀丹青江珠瑕英

增贊晉郭璞贊曰磁石吸鐵琥珀取芥氣有潜通數亦冥會物之相感出乎意外

玻璃一

增天中記曰大雪山中有寶山諸七寶並生取可得惟玻璃寶生高峯難得 玄中記曰大秦國有五色玻璃紅色最貴 十洲記曰崑崙山上有紅碧玻璃宮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曰千歲積冰結為玻璃一說獅子乳以金銀寶器盛之皆漏惟玻璃則否 宋蔡條鐵園山

叢談曰奉宸庫中玻璃母二大筐玻璃母者若今之鐵  
滓然塊大小猶兒拳人莫知其用又歲久無籍不知其  
所從來或云柴世宗顯德間大食所貢又謂真廟朝物  
也諸璫以意用火煨而模寫之但能作珂子狀青紅黃  
白隨其色而不克自必也續文獻通考金庶人不得  
以玻璃之類為器皿明徐常吉事詞類彙曰今朝鮮  
諸國皆出玻璃

玻璃二

增梁四公記云武帝時扶南大舶從西天竺國來賣碧  
玻璃鏡 唐書曰高宗二年十二月投汗般王獻碧玻  
璃龜茲王素稽獻銀玻璃 太真外傳李白進清平調  
太真持玻璃七寶杯酌西涼州所獻葡萄酒

### 玻璃三

增酒色

花點

潛確類書曰玻璃出南番有酒色紫色  
白色者與水精相似器皿碾而點花兒

者是真其用藥燒者入手  
輕有氣眼與瑠璃相似

積冰

盛乳

並詳  
前一

### 玻璃四

增詩唐李賀詩曰羲和敲日聲玻璃

雲母一

增淮南萬畢術曰雲母入地千歲不朽雲母在足無踐

棘

注曰取大雲母塗足下踐棘不能刺

抱朴子曰雲母五色其多青者

名雲英宜以春服之多赤者名雲珠宜以夏服之多白

者名雲液宜以秋服之多黑者名雲母宜以冬服之但

有青黃二色者名雲砂宜以季夏服之晶晶純白者名

磷石可四時長服 洛陽宮殿記曰宮中有林商觀皆

雲母作窓日照之煒煒有光 裴淵廣州記曰增城縣  
有雲母向日照之光耀 地理志曰琅邪定山出雲母

## 雲母二

增列仙傳曰方回堯時隱人練食雲母 三齊記曰東  
武城有雲母山山有雲母因以為名安期先生常所遊  
餌 西京雜記曰幽王冢甚高羨門開皆是石堊撥除  
深入乃得雲母深處見百餘人縱橫相枕籍皆不朽惟  
一男子餘皆女子或坐或立或臥衣服形色不異生人

後漢書曰鄭弘為太尉第五倫為司空初倫為會稽  
召弘署督郵每朝弘曲躬自卑帝聽置雲母屏風分隔  
其間 晉陽秋曰孫秀降賜雲母車 梁書曰南岳鄧  
先生名都隱居衡山極峻之嶺立小板屋兩間足不下  
山谷斷食三十餘載惟以澗水服雲母屑 唐書曰吳  
王杜伏威性好左道因合金丹求長生之術常服雲母  
散 又曰尉遲敬德飛鍊白石間居服雲母散

雲母三



增致水

淮南子曰雲母來水注雲母可致水

散星

春秋運斗樞曰樞星散為雲母

三

雲

西京雜記曰成帝設雲母帳雲幄雲幕于甘泉殿世謂之三雲殿

五色

詳前一

賜

輦

晉公卿禮秩曰賜太宰安平王雲母輦

名船

晉書闕名曰含元池中有雲母船

錢

班

水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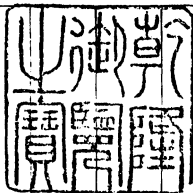
王建平典術曰雲母有五合其色青黑亂文者名曰雲母白而微者名雲英如水露黃白

名雲沙青白赤雜色名雲珠黃白而赤重厚名陽起石雲母根也其中黑文斑如錢名雲膽傷人不可服第一

磷石第二雲母第三雲珠第四雲英第五雲光服磷石

壽五千服雲母壽三百年服雲英千年服雲光與天地

同保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六十四